# 續世說

三

# 叢書集成

##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 續世說

(三)

孔平仲撰

# 續世說卷第九

惑溺　黜免　傷逝　汰侈

## 惑溺

宋顏延年有愛姬。非姬食不飽。寢不安。姬憑寵。嘗盛延年墜牀致損。子竣殺之。延年痛惜甚至。嘗於寢坐上哭曰。貴人殺汝。非我殺汝。以冬日臨哭。忽見妾排屏風以壓延年。延年懼墜地。因病卒。孝武時。竣貴用事。稱六貴人。

北齊武成見空中五色物。稍近。變成一婦人。去地數尺。亭亭而立。食頃。變盛觀世音。徐之才曰。此色欲多大虛所致。卽處湯方服一劑。便覺稍遠。又服。還變成五色物。數劑遂愈。

唐中宗韋后。帝在房州時。常謂后曰。一朝見天日。誓不相禁忌。及得志。受上官昭容邪說。引武三思入宮中。升御牀與后雙陸。帝爲點籌。以爲歡笑。

姜皎。元宗在藩。見而悅之。皎亦委心焉。及卽位。召爲殿中少監。數召入臥內。命之捨敬坐侍。（坐原作由。據後唐書改。）宴

私與后妃連榻間以擊毬鬬雞。常呼爲姜七而不名也。賜以宮女名馬珍物。不可勝數。嘗與皎在殿庭翫一嘉樹。皎稱其美。遽令徙植於其家。後爲太常卿楚國公。又爲之下敕辨謗云。悠悠之談。嗷嗷妄作。醜正惡直。竊生謗言。

天后時。張昌宗得幸。又薦其兄易之。由是兄弟俱侍禁中。傅粉施朱。衣錦繡衣。詔置奉宸府。以易之爲令。令選美少年爲左右奉宸供奉。右補闕朱敬則上疏云。陛下內寵有薛懷義。易之兄弟足矣。尙舍秦御柳模。自言子良賓。潔白美髯。左監門衞長史侯祥。自云過於懷義。專欲自進。堪奉宸內供奉。無禮無義。溢於朝聽。則天勞之曰。非卿直言。朕不知此。賜綵百段。

元宗時。張璪王琚王毛仲。皆鄧通閎孺之流也。毛仲本高麗人。官至開府儀同三司。每入侍宴。與諸王姜皎等御幄前連榻而坐。元宗或時不見毛仲。則悄然思之。如有所失。見之。則歡洽連宵。有至日晏。（原本至唐書作鎭据舊改。）

徐浩娶申妾侯莫陳氏。以妾弟冒選。託侍郎薛邕注授京尉。爲御史部夫彈吏。集自賢所棲李大郎。筠侍殿學士貶明州別駕。

喬知之有侍婢曰窈娘。美麗歌舞。爲武承嗣所奪。知之怨惜。因作綠珠篇以寄情。密送與婢。婢感憤自殺。承嗣大怒。因諷酷吏羅織。知之下獄死。

太宗俘虜天竺國人。就其中得方士那羅邇娑婆寐。自言二百歲。云自有長生之術。太宗深加禮敬。館之於金飆門內。造延年之藥。令兵部尚書崔敦禮監主之。發使天下採諸奇藥異石。不可勝數。延歷歲月。藥成服竟不効。放還本國。

武宗奉道。寵道士趙歸眞等。築望仙臺於南郊。尊號中令。增明道字。毀天下釋教。以銅像鐘磬鑄錢。上餌金丹。性加急躁。喜怒不常。會昌五年秋冬以來。覺有疾。而以爲換骨上秘。其事外人但怪上希復游獵。宰相奏事者。亦不敢久留。明年上仙。宣宗卽位。誅趙歸眞。流軒轅集於嶺南。既而自受籙于劉元靜。迎軒轅集於禁中。餌方士藥。日覺躁渴疽發於背。遂弃天下。

閩主王曦納金吾使尙保疑之女立爲賢妃。有殊色。曦嬖之。醉中妃所欲殺。則殺之。所欲宥。則宥之。

黜免

宋徐羨之不悅顏延年。出爲始安太守。謝晦謂延年曰。昔荀勗忌阮咸。乃爲始平郡。令卿又爲始安。可謂二始。延年後又爲劉湛所出。爲永嘉太守。甚怨憤。作五君詠。其詠阮咸云。屢薦不入官。一麈乃出守。蓋自序也。

宋袁淑不附劉湛。大相乖忤。淑乃賦詩曰。種蘭忌當門。懷璧莫向楚。楚少別玉人。門非種蘭所。尋乃以久疾免官。

隋文帝寵任高熲。後坐事免。以公就第。文帝謂侍臣曰。我於高熲。勝兒子。雖或不見。常似目前。自其解落。

暝然忘之如無。頹不可以身要君。自云第一也。

唐蕭瑀以房元齡杜如晦新用事。新封倫而見疎。心不能平。上封事論之。而辭旨寥落。由是忤旨。廢于家。其後又超知政事。累獨奏云元齡以下相與執權。有同膠漆。但未反爾。太宗爲之信誓。積久銜之。因瑀請出家。許之。又云不能出家。下詔切責。出牧小藩。仍除其封。

顏籀字師古。爲秘書少監。多引後進之士。爲郎校。抑素流先貴勢。雖富商大賈。亦引進之。人言其納賄。由是出爲郴州刺史。未行。太宗惜其才。謂之曰。卿之學識良有可稱。但事親居官。未爲清論所許。今日此授。卿自取之。朕以卿曩經任使。不忍遐棄。宜深自戒勵也。師古父名思魯。

文德皇后崩。百官綴紼。率更令歐陽詢。狀貌醜異。衆咸指之。中書舍人許敬宗見而大笑。爲御史所劾。左授洪州司馬。

李義府作相。罪惡貫盈。絵陽占候人杜元紀爲義府望氣云。所居宅有獄氣。積錢二千萬。乃可厭勝。義府信之。聚斂更急。爲人所發。除名。長流巂州。朝野稱慶。爲之語曰。今日巨唐年。○原本巨作似。據舊唐書改。還誅四凶族。司刑太常伯劉祥道推鞫其事。或作河間道行軍元帥劉祥道破銅山大賊李義府露布。榜之通衢。義府先多取人奴婢。及敗。一時奔散。各歸其家。露布有云。混奴婢而亂放。各識家而競入。謂此也。

李繁無行。父泌與梁肅友善。肅卒。繁亂其配。士論歎駭。繁坐此積年委弃。起爲太常博士。太常卿權德輿

秦斥之。後除大理少卿。諫官御史章疏相繼。出爲亳州刺史。

潘孟陽以度支副使巡江淮。但務游賞。與婦女爲夜飲。及歸。大失人望。罷爲大理卿。憲宗令鄭敬宣慰江淮。戒之曰。朕宮中用度一匹以上。皆有簿籍。唯賑恤貧民。無所計算。卿今登車傳令。宜體吾懷。勿學潘孟陽所至但務酣飲游山寺而已。其爲人主薄如此。

張仲方九齡之族也。爲度支郎中。太常謚李吉甫爲恭懿。仲方駁之曰。通敏資性。便媚取容。故載踐樞衡。疊致台袞。大權在已。沈謀罕成。好惡徇情。輕諾寡信。○原本諾譌脫據傳唐書改諂淚在臉。遇便則流。巧言如簧。應機必發。憲宗貶仲方爲遂州司馬。自駁謚之後。爲德裕之黨擯斥。坎軻而沒。

楊虞卿能朋比唱和。李宗閔待之如骨肉。時號黨魁。京師訛言。鄭注爲上合金丹。須小兒心肝。密旨捕小兒無算。民間相告語。扃鎖小兒甚密。街肆恟恟。上聞之。不悅。鄭注不自安。御史大夫李固素疾虞卿朋黨。乃言此語出於虞卿之從人。上怒。收虞卿下獄。其家稱冤。自京兆尹再貶虔州司戶。

李邕貶欽州遵化縣尉。後爲滑州刺史。上計京師。邕素負美名。頻被貶斥。皆以邕能文養士。賈生信陵之流。執政忌勝。剝落在外。人間素有聲聞。後進不識。京洛阡陌聚觀。以爲古人。或將眉目有異。衣冠望風。尋訪門巷。

元和初。韋執誼貶崖州司戶。桑軍刺史李申憐其羈旅。乃舉牒云。前件官久在朝廷。頗諳公事。幸期佐理。

勿憚糜賢事須州攝軍以衙推。

朱全忠弒昭宗以裴樞朝廷宿望。全忠奏以伶人張廷範爲太常卿。樞以爲必非元帥之旨。持之不下。全忠曰。吾常以裴十四器識眞淳。不入浮薄之黨。觀此議論。本態露矣。李振言於全忠曰。朝廷所以不理。皆由浮薄之徒紊亂紀綱。不若盡去之。全忠以爲然。有以名檢自處聲迹稍著者。皆指爲浮薄。貶逐無虛日。搢紳爲之一空。

五代李知損仕晉。以受賂。謫均州仕漢。以使江淮行止穢雜。謫棣州司馬。至周。徵還。又上章求爲過海使。世宗怒。除名配沙門島。知損將行。謂所親曰。余嘗遇善相者言。我三逐之後。當居相位。余自此而三矣。後才歲餘。卒於海中。

傷逝

梁王規字威明。卒。皇太子與湘東王繹書曰。王威明風韻遒正。神峯標映。千里絕迹。百尺無枝。寔俊人也。一逝過隙。永歸長夜。金刀掩鋩。長淮絕涸。

宋范煜謀逆。子蔼連坐就刑於市。煜醉蔼亦醉。蔼取土果皮以擲煜。呼爲別駕數十聲。煜問曰。汝瞋我耶。蔼曰。今日何緣復瞋父子同在。不能不悲爾。煜妻來別。先撫蔼囘罵煜曰。君不爲百歲阿家。不感天子恩。遇身死固不足塞罪。奈何枉殺子孫。煜乾笑而已。蔼幼而潔整。衣服竟歲未嘗有點塵。死時年二十。

齊豫章王嶷薨。武帝哀痛。敕王融作銘曰。半岳摧峯。中河墜月。帝流涕曰。此正吾所欲言也。

陳魯廣達爲將。陣亡被執。憤慨而卒。江總撫柩慟哭。乃命筆題棺頭曰。黃泉雖抱恨。白日自留名。悲君感義死。不作負恩生。

宋孝武殷淑妃卒。邱靈鞠獻挽詞三首云。雲橫廣階暗。霜深高殿寒。帝擱句嗟賞。

唐明皇西幸至馬嵬驛。楊貴妃縊死。瘞於驛西道側。上皇自蜀還。密令中使改葬於它所。初瘞時。以紫褥裹之。肌膚已壞。而香囊猶在內。宦以獻上皇。視之悽惋。令圖其形於別殿。朝夕視之。

元宗楊皇后。肅宗之母也。元宗命張說爲埋銘云。石獸澀兮綠苔粘。宿草殘兮白露沾。園寢闕兮脂粉膩。不知何年開鏡奩。

朱梁末帝。唐莊宗納其妃郭氏。許收葬末帝。殷鵬作誌文。警句云。七月有期。不見望陵之妾。九嶷無色。空餘泣竹之妃。聞者爲之悽然。

## 汰侈

梁賀琛言於武帝云。今之宴喜。相競誇豪。積果如邱陵。列肴同綺繡。習以成俗。日見滋甚。宜嚴爲禁制。導以節儉。糾奏浮華。○原本浮作繁據梁書改南史同變其耳目。夫失節之嗟。亦民所自患。正恥不能及羣。故勉強而爲之。苟以純素爲先。足正彫流之敝。宋武帝時。嶺南獻入筒細布一端八丈。帝惡其精麗勞人。卽以付有司彈太守。以布還之。幷制嶺南禁作此布。

夏世祖性豪侈築統萬城高十仞基厚三十步上廣十步宮牆高五仞其堅可以厲刀斧臺榭壯大皆彫鏤圖書被以綺繡窮極文采魏主入其城顧謂左右曰赫爾之國而用民如此欲不亡得乎

魏河間王琛駿馬十餘匹以銀爲槽窗戶之上玉鳳銜鈴金龍吐旆

徐湛之產業甚厚室宇園池伎樂之妙冠於一時門生千餘皆三吳富人子資質端美衣服鮮麗每出入行游塗巷盈滿雨日悉以後車載之文帝每嫌其侈縱時安成公何尚無忌之子臨汝公孟靈休昶之子也並名奢豪與湛之以肴膳器服車馬相尚都下語曰安成食臨汝飾湛之兼何孟之美

湛之孫緄字君倩仕梁爲湘東王鎮西咨議參軍頗好聲色侍妾數十皆佩金翠曳羅綺時襄陽魚宏亦以豪侈稱府中謠曰北路魚南路徐

宋謝靈運性豪奢車服鮮麗衣服多改舊形制世共宗之咸稱謝康樂也

梁蕭宏奢侈過度修第擬於帝宮後房數百餘人皆極天下之選所幸江無畏服玩伴於東昏潘妃寶屨直千萬豫章王綜以宏貪吝遂作錢愚論

魚宏嘗謂人曰我爲郡有四盡水中魚鼈盡山中麋鹿盡田中米穀盡村里人庶盡大丈夫生如輕塵棲弱草白駒之過隙人生但歡樂富貴在何時於是恣意酣賞侍妾百餘人不勝金翠服玩車馬皆一時之驚絕有眠牀一張皆是蠆桁四面周匝無一有異用銀鏤金花壽福兩重爲腳○原本重譌字據南史改陳孫瑒居家頗

失於侈家庭穿築極林泉之致歌童舞女當世罕儔及出鎮郢州乃合十餘船爲大舫於中立亭池植荷芰良辰美景賓僚並集泛長江而置酒亦一時之勝賞焉

隋文帝子秦王俊盛修宮室窮極侈麗爲妃作七寶鬟髻重不可戴（○原作車不可載據北史改）以馬負之而行又爲水殿香塗粉壁玉砌金階梁柱棲棟之間周以明鏡間以寶珠極營飾之美每與賓客妓女絃歌於上

隋虞孝仁性奢華伐遼之役以駱駝負函盛水養魚以自給煬帝作西苑其內爲海海北有龍鱗渠作十六院門皆臨渠每院以四品夫人主之翦綵爲芰荷乘輿臨幸則去水而布之上好以月夜從宮女數千騎游西苑作清夜游曲馬上奏之

唐太宗盛飾宮掖明然燈燭與蕭后同觀之謂曰朕施設孰與隋主蕭后笑而不荅固問之曰彼乃亡國之君陛下開基之主奢儉之事固不同爾帝曰隋主何如蕭后曰每至除夜殿前諸位設火山數十盡沉水香根每一山焚沉香數車以甲煎簇之燄起數丈香聞數十里一夜之中用沉香二百餘車（○原作乘據類說引改）甲煎二百餘石房中不燃膏火懸寶珠一百二十以照之光比白日妾觀陛下殿前所焚是柴木殿內所燻是膏油但覺煙氣薰人太宗良久不言口刺其奢心服其盛

元宗以風俗奢靡開元二年秋七月制乘輿服御金銀器玩宜令有司銷毀以供軍國之用其珠玉錦繡焚於殿前后妃以下皆無得服珠玉錦綾細繡也

楊銛楊錡韓虢秦三夫人競開第各極壯麗一堂之成動踰千萬既成見它人有勝己者皆輒毀而改爲虢國尤爲豪蕩一旦帥二徒突入韋嗣立宅即撤去舊屋自爲新第但授韋氏以隙地十畝而已中堂既成召匠圬墁約錢二百萬復求賞拔虢國以絳羅五百段賞之嗤而不顧曰請取螻蟻蜥蜴記數置堂中苟失一物不敢受直

元宗每十月幸華清宮五家扈從每家爲一隊著一色衣五家合隊照映如百寶之煥發遺鈿墜鳥琴瑟珠翠燦爛芳馥於路

天寶九載諸貴戚競以進食相尚元宗命官姚思藝爲司校進食使水陸珍羞數千盤一盤費中人十家之產

元宗爲安祿山起第於親仁坊敕令但窮極壯麗不限財力既成具幄幕器皿充牣其中布帖白檀牀二皆長一丈闊六尺銀平脫屏風帳一方一丈八尺於廚廄之物皆飾以金銀金飯甕一銀淘盆二皆受五斗織銀絲筐及笊籬各一它物稱是雖禁中服御之物殆不及也上令中使護役常戒之曰胡眼大勿令笑我

郭孝恪性奢侈僕妾器玩務極鮮華雖在軍中牀帳完具嘗以遺行軍大總管阿史那社爾社爾一無所受太宗聞之曰二將優劣之不同也郭孝恪爲虜所屠可謂自貽伊咎耳

韋陟安石之子門地豪華早踐清列侍兒閣闥列侍左右者千數衣書藥石咸有掌典輿馬僮奴勢踰王

家主第。

裴冕性奢侈。名馬在櫪。直數百金者常十數。自創巾子。號僕射巾。初代鴻漸爲相。小吏以俸錢文簿白之。冕顧視。喜見於色。其嗜利若此。

元宗幸蜀。所居後以爲道觀。節度至。皆先拜而後視事。郭英乂鎭蜀。移去元宗鑄金眞容。自居之。頗恣狂蕩。取女人騎驢擊毬。制鈿驢鞍及諸服用。皆侈靡。裝飾日費數萬。以爲笑樂。衆畔而奔。爲人所殺。

江南風俗。春中有競渡之戲。方舟並進。以急趨疾進者爲勝。杜亞在淮南。乃令以漆塗船底。貴其速進。又爲綺羅之服。塗之以油。令舟子衣入水不濡。亞本書生。奢縱如此。

安史大亂之後。法度隳弛。內臣戎帥。競務豪奢。亭館第宅。力窮乃止。時謂木妖。馬璘之第。經始中堂。費錢二十萬貫。及璘卒。京師士庶觀其中堂。或假稱故吏。爭往赴弔者數十百人。德宗卽位。詔毀璘中堂。及中官劉忠翼之第。仍命馬氏獻其園。謂之奉誠園。

潘孟陽氣尙豪俊。不拘小節。居第頗極華峻。憲宗微行至樂游園。見其宏敞。工猶未已。問之左右。以孟陽對。孟陽懼而罷工作。

王起富於文學。而理家無法。俸料入門。卽爲僕妾所有。文宗以師友之恩恤其家貧。特詔每月割仙韶院月料錢三百千添給。議者以與伶官分給。可爲恥之。

段文昌布素之時。所向不偶。及其達也。揚歷顯重。出入將相。洎二十年。其服飾玩好。歌童妓女。苟說於心。

無所愛惜。乃至奢侈過度。物議貶之。

文宗素恭儉。謂宰臣曰。朕聞前時內庫唯二錦袍。飾以金烏。一袍元宗幸溫泉。御之。一卽與貴妃。當時貴重如此。今奢靡豈復貴之。料今富貴。往往皆可有。左衛副使張元昌用金唾壺。昨因李訓已誅之矣。

中宗安樂公主與長寧公主競起第舍。以侈麗相高。擬於宮中。而精巧過之。安樂公主請昆明池。上以百姓捕魚所資。不許。公主不悅。乃更奪民田。作定昆池。廣袤數里。累石象華山。引水象大津。欲以勝昆明。故名定昆。安樂有織成裙。直錢一億。花卉鳥獸。皆如粟粒。正視旁視。日月影中。各爲一色。

懿宗咸通十年。以同昌公主適拾遺韋保衡。公主。郭淑妃之女。上特愛之。傾宮中珍玩以爲資送。賜第於廣化里。窗戶皆飾之以雜寶。幷藥臼槽櫃。亦以金銀爲之。編命鏤爲之箕筐。賜五百萬緡。它物稱是。十一年以保衡爲相。是年公主薨。明年葬韋氏之人。爭取庭祭之灰。汰其金銀。凡服玩每服皆百二十。輿以錦繡珠玉爲儀衛。明器輝煥三十餘里。賜酒百斛。餅餌四十橐駝。以飼倖夫。上與郭淑妃思公主不已。樂工李可及作嘆百年曲。舞者數百人。發內庫雜寶爲首飾。以綾八百匹爲地衣。舞罷。珠璣覆地。十四年秋。懿宗上仙。是冬。保衡賜自盡。

後唐李存審。近代良將也。常謂諸子曰。予本寒家。少小攜一劒而違鄉里。四十年間。位極將帥。其間屯危患難。履鋒冒刃。入萬死而無一生。身方及此。前後中矢僅百餘。乃出鏃以示諸子。因以奢侈爲戒。

淮南楊渥居喪。晝夜酣飲作樂。燃十圍之燭以擊毬。一燭費錢數萬。

朱梁朱瑾有所乘名馬冬以錦帳貯之夏以羅幬護之

石晉張鑾在雍州因春景舒和出遊近郊憩於大冢之上忽有黃雀銜一銅錢落於鑾前而去歸復於衙院晝臥見二燕相鬬畢各銜一錢落於鑾首前後所獲三錢常秘於巾箱識者以爲大富之兆鑾後爲富家積白金萬鎰藏之窟室出入以庖者十餘人從行食皆水陸之珍鮮厚自奉養無與爲比孫晟仕江南二十年間貨財邸第頗適其意以家妓甚衆每食不設食几令衆妓各執一食器周侍於其側謂之肉臺盤其自奉養如此

蜀主王衍奢縱無度常列錦步障擊毬其中往往遠適而外人不知燕諸香晝夜不絕久而厭之更燕皂莢以亂其氣結綵爲山及宮殿樓觀於其上或爲風雨所敗則更以新者易之或樂飲綵山經旬不下山前穿渠通禁中或乘船夜歸令宮女秉燭炬千餘居前船却立照之水面如晝或酣飲禁中鼓吹沸騰以至達旦以是爲常

湖南馬希範奢欲無厭宮室園囿服用之物務窮侈靡作九龍殿刻沉香爲八龍飾以金寶長千餘丈抱柱相向希範居其中自爲一龍其幔頭腳長丈餘以象龍角

石晉吐谷渾酋長白承福家甚富飼馬用銀槽

# 續世說卷第十

直諫

直諫

魏主畋于河西。尚書令古弼留守。詔以肥馬給獵騎。弼悉以弱馬給之。帝大怒曰。筆頭奴敢裁量朕。朕還。牽先斬此奴。弼頭銳。故帝常以筆公目之。弼官屬皇怖。恐幷坐誅。弼曰。吾爲人臣。不使人主盤于游田。真罪小。不備不虞之軍國之用。其罪大。今蠕蠕方強。南寇未滅。吾以肥馬供軍。弱馬供獵。爲國遠慮。雖死何傷。帝聞之歎息。賜之以裘馬。它日。魏主復畋於山北。獲麋鹿數千頭。詔尚書發牛車五百乘載之。詔使已去。魏主謂左右曰。筆公必不與我。汝輩不如自以馬運之。遂還。行百餘里。得弼表曰。今秋穀懸黃。麻菽布野。猪鹿竊食。鳥鴈侵費。風雨所耗。朝夕三倍。乞賜矜緩。使得收載。帝曰。筆公可謂社稷之臣矣。

齊文惠太子幸東田。觀穫稻。謂范雲曰。此割甚快。雲曰。三時之務。亦甚勤勞。願知稼穡之艱難。無徇一朝之宴逸。文惠改容謝之。侍中蕭緬先不相識。就車握雲手曰。不謂今日復聞讜言。

傅繹諫陳後主曰。夫人君者。恭事上帝。子愛黔黎。省嗜欲。遠諂佞。未明求衣。日旰忘食。是以澤被區宇。慶流子孫。陛下頃來酒色過度。不虔郊廟。大神專媚淫昏之鬼。小人在側。宦豎弄權。惡忠直若仇讎。視百姓如草芥。後宮曳綺繡。廐馬餘菽粟。兆庶流離。轉尸蔽野。賄賂公行。帑藏虛耗。神怒人怨。衆叛親離。恐東南

王氣因茲而盡後主大怒竟被賜死。

韋華諫後主曰陛下卽位于今五年不思先帝之艱難不知天命之可畏溺於嬖寵惑於酒色祠七廟而不出拜妃嬪而臨軒老臣宿將弃之草莽諂佞讒邪升之朝廷今疆場日蹙隋軍壓境陛下如不改絃更轍臣見麋鹿復游於姑蘇矣後主大怒卽日斬之。

宋明帝起湘宮寺曰此是大功德虞愿曰陛下起此寺皆是百姓賣兒鬻婦佛若有知當悲哭哀愍罪高佛圖有何功德袁粲在坐爲之失色帝大怒使人馳曳下殿愿徐去無異容後周宣帝德政不修數行赦宥樂運上疏曰臣案周官國君過市刑人赦此謂市者交利之所君子無故不游觀焉則施惠以悅之也尚書曰眚災肆赦此謂過誤爲害雖大當緩赦之謹尋經典未有罪無輕重溥天大赦之文故管仲曰有赦者奔馬之委轡不赦者瘞疽之礪石又曰惠者人之仇讎法者人之父母吳漢遺言猶云唯願無赦王符著論亦云赦者非明世之所宜有至尊豈可數施非常之惠以肆姦宄之惡乎。

隋蘇威高祖嘗怒一人欲殺之威伏閤進諫不納上怒甚將自出斬之威當上前不去上避之而出威又遮止上拂衣而入良久乃解召威謝曰公能若是吾無憂矣賜馬二匹錢十餘萬。

隋劉行本高祖嘗怒一郎於殿前笞之行本曰此人素清其過又小願陛下少寬假之上不顧行本於是正當上前曰陛下不以臣不肖置臣左右臣言是陛下安得不聽臣言若非當置之於理以明國法豈得輕臣言而不顧也因置笏於地而退上斂容謝之。

刑部侍郎辛亶常衣緋袴俗云利於官隋高祖以爲厭蠱將斬之刑部侍郎趙綽曰據法不當死臣不敢奉詔上怒甚謂綽曰卿惜辛亶而不自惜也命左僕射高熲將綽斬之綽曰陛下寧可殺臣不可殺辛亶至朝堂解衣當斬上使人謂綽曰竟如何對曰執法必不敢惜死上拂衣而入良久釋之明日謝綽勞勉之賜物三百段

魏鄭公容貌不逾中人而有膽略善伺人主意每犯顏苦諫或逢上怒甚鄭公神色不移太宗亦爲之霽威嘗謁告上塚還言於上曰人言陛下欲幸南山在外皆麗裝已畢而竟不行何也上笑曰初實有此心畏卿嘖故中輟爾上嘗得佳鷂自臂之望見徵來匿懷中徵論事故久不已鷂竟死懷中太宗嘗朝罷怒曰會須殺此田舍翁后問爲誰上曰魏徵每廷辱我后退具朝服立于庭上驚問其故后曰主明臣直由陛下之明故妾敢不賀上乃悅魏王泰有寵於上或言三品以上多輕魏王上怒引三品以上作色讓之曰隋文時一品以下皆爲諸王所頓躓彼豈非天子兒耶朕但不聽諸子縱橫耳聞三品以上皆輕之我若縱之豈不能折辱公輩耶房元齡等皆皇恐流汗拜謝魏徵獨正色曰臣竊計當今羣臣必無敢輕魏王者在禮臣子一也春秋王人雖微序於諸侯之上三品以上皆公卿陛下所尊禮若紀綱大壞固所不論聖明在上魏王必無頓辱羣臣之理隋文驕其諸子使多行無禮卒皆夷滅又足法乎上悅曰理到之語不得不服朕以私愛忘公義及聞徵言方知理屈

唐儉從太宗幸洛陽苑卿猛獸羣豕突出林中太宗引弓四發殪四豕有雌彘突其馬鐙儉投馬搏之太

宗拔劍斷豕首顧笑曰天策長史不見上將擊賊耶何懼之甚儉曰漢祖以馬上得之不以馬上治陛下以神武定四方豈復逞雄心於一獸太宗納之爲之罷獵

隋文帝遣屈突通往隴西檢覆羣牧得隱藏馬二萬匹帝盛怒欲斬太僕卿以下一千五百人通諫曰豈容以畜產之故戮千有餘人敢以死請帝瞋目叱之通頓首曰臣一身如死（○原本如作以、據舊唐書改）望免千餘人帝悟曰朕之不明以至於此今從所請以旌諫諍諸人竟得減死論

李大亮爲涼州都督有臺使到州見有名鷹諷大亮獻之亮密表言之太宗下書嘉歎云古人稱一言之重比於千金今賜卿胡錠一枚雖無千鎰之重是朕自用之物也

太宗即位務止姦吏遣人以財物試之有司門吏受絹一疋太宗怒將斬之裴矩諫曰此人受賂誠合重誅但陛下不應以物試之即行極法所謂陷人以罪恐非道德齊禮之義太宗從之因召百寮謂曰裴矩遂能庭折不肯面從每事如此天下何憂不治

房元齡病篤謂諸子曰當今天下清謐咸得其宜惟東討高麗方爲國患主上含怒意決臣下莫敢犯顏吾知而不言則銜恨入地遂抗表切諫云陛下決一死囚必令三覆五奏進素食停音樂今兵士之徒無罪乃驅之行陣之間委之鋒鏑之下使肝腦塗地魂魄無歸令其老父孤兒寡妻慈母望轜車而掩泣抱枯木以摧心足以變動陰陽感傷和氣且兵者凶器不得已而用之向使高麗違失臣節誅之可也侵擾

百姓滅之可也。久長能爲國患。除之可也。今無此三者。乃坐敝中國。所存者小。所損者大。謹罄殘魂餘息。預代結草之誠。太宗省表曰。此人危慴如此。尚能憂我國事。

太宗閒居。與王珪宴語。時有美人侍側。本廬江王瑗之姬。瑗敗。籍沒入宮。太宗指示之曰。廬江不道。賊殺其夫而納其室。珪避席曰。陛下以廬江取此婦人爲是邪。非邪。太宗曰。殺人而取其妻。卿乃問朕是非何也。珪曰。齊桓公之郭。問其父老曰。郭何故亡。父老曰。以其善善而惡惡也。桓公曰。若子之言。乃賢君也。何至於亡。父老曰。善善不能用。惡惡不能去。所以亡也。今此婦人。尚在左右。竊以聖心爲是之。陛下若以爲非。此所謂知惡而不能去也。太宗雖不去此美人。而心甚重之。太常少卿祖孝孫以教宮人聲樂不稱旨。爲太宗所讓。王珪溫彥博諫曰。孝孫雅士。陛下忽爲教女樂而怪之。臣恐天下懵愕。太宗怒曰。卿皆我之腹心。當進忠獻直。何乃附下罔上。反爲孝孫言也。彥博拜謝。珪獨不謝。曰。臣本事前宮。罪當死。陛下置之樞近。待以忠直。今臣所言。豈是爲私。不意陛下忽以疑事誚臣。是陛下負臣。臣不負陛下。帝默然而罷。明日帝謂房元齡曰。昨日責彥博王珪。朕甚悔之。

太宗遣使詣西域立葉護可汗。未還。又遣使歷諸國市馬。魏徵諫曰。今以立可汗爲名。可汗未定。又往市馬。彼必以爲意在市馬。不爲專立可汗。可汗得立。則不甚懷惠。諸蕃聞之。以中國薄義重利。未必得馬。而已失義矣。昔漢文時有獻千里馬者。曰。吾吉行五十。凶行三十。鑾輿在前。屬車在後。吾獨乘千里馬。將安之。乃賞其道路所費之術。○術字誤。疑當作財。舊唐書無此二字。而遣之。漢光武有獻千里馬寶劍者。以馬駕鼓車。劍賜騎士。

凡陛下所爲。皆邀踪三王之上。奈何此事欲爲孝文光武之下乎。魏文帝欲求市西域之大珠。蘇則曰。若陛下惠及四海。則不求自至。求而得之。不足貴也。陛下縱不能慕漢文帝之高行。可不畏蘇則之言乎。太宗乃止。

劉洎竦竣敢言。太宗每與公卿持論。必詰難往復。洎諫曰。以至愚對至聖。以極卑對至尊。陛下降恩旨。假慈顏。凝旒以聽其言。虛襟以納其說。猶恐羣下未敢對揚。況動神機。縱天辯。飾詞以折其理。援古以排其義。欲令凡庶何階應答。今日昇平。皆陛下力行所致。欲其長久。匪由辯博。但當忘彼愛惜。愼茲取舍。每事敦朴。無非至公。若貞觀之初。則可矣。

馬周上疏云。古語云。動人以行。不以言。應天以實。不以文。以陛下之明。誠欲勵精爲政。不煩遠采上古之術。但及貞觀之初。則天下幸甚。

太宗走馬射帖。娛悅近臣。孫伏伽諫。以爲此祇是少年諸王之事爾。太宗覽之大悅。

馬周上疏。以太上皇居城外。宮宇卑小。四方觀者。有不足焉。又云。車駕欲幸九成宮避暑。而太上皇尚留熱所。溫清之道。竊所未安。又諫踐祚以來。未嘗親享宗廟。又諫騶子倡人。鳴玉曳履。與朝賢比肩。太宗深納之。

高祖幸涇陽校獵。顧謂朝臣曰。今日畋樂乎。蘇世長進曰。陛下游獵。薄廢萬機。不滿十旬。未爲大樂。高祖色變曰。狂態發耶。世長曰。爲私計則狂。爲國計則忠。

高宗遣宦者緣江采異竹。欲植苑中。宦者科舟。所在縱暴。蘇良嗣在荊州。囚宦者。上疏切諫。高宗下詔慰勉。令棄竹江中。孫伏伽諫高祖曰。陛下二十日龍飛。二十一日有獻鵾鷄者。又聞相國參軍盧牟子獻琵琶。長安縣丞張安道獻弓箭。及太常官司。於民間借婦女裙襦五百餘具。充散伎之服。高祖大悅。下詔褒賜。

貞觀四年。詔發卒修洛陽宮乾陽殿。以備巡幸。張元素上書極諫云。阿房成。秦人散。章華就。楚衆離。乾陽畢功。隋人解體。且以陛下今時功力。何如隋日。役瘡痍之人。襲亡隋之敝。恐甚於煬帝。太宗曰。卿謂我不如煬帝。何如榮紂。對曰。若此殿卒興。所謂同歸於亂。太宗歎曰。我不思量。遂至於此。所有作役。宜卽停之。

魏徵歎曰。張公論事。遂有回天之力。可謂仁人之言。其利溥哉。

柳範爲侍御史。吳王恪好田獵。損居人。範奏彈之。太宗因謂侍臣曰。權萬紀不能匡正我兒。罪當死。範進曰。房元齡事陛下。猶不能諫止田獵。豈可獨罪萬紀。太宗大怒。拂衣而起。久之。引範謂曰。何得逆折我。範曰。臣聞主聖臣直。陛下仁明。臣敢不盡愚直。太宗乃解。

睿宗時。姚宋秉政。奏停中宗朝斜封官數千員。及姚宋出爲刺史。太平公主又特爲之言。有敕。總令復舊。柳澤上疏諫曰。斜封授官。○句首原衍爲字。據舊唐書刪。皆是僕妾汲引。迷謬先帝。今又令敍之。將謂斜封之人。不忍棄也。先帝之義。不可違也。內外咸稱太平公主令胡僧慧範曲引此輩。將有誤於陛下矣。故語曰。姚宋爲相。邪

不如正。太平用事。正不如邪。臣恐積小成大。累微起高。勿謂何傷。其禍將長。勿謂何害。其禍將大。

高季輔嘗諫時政得失。太宗特賜鍾乳一劑曰。進藥石之言。故以藥石相報。

太宗嘗言及山東關中人意有異同。張行成跪奏曰。臣聞天子以四海爲家。不當以東西爲限。示人以隘。太宗又言。我爲人主。兼行將相事。行成上疏以爲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太宗深納之。

太宗平高昌。每歲調發千餘人防遏其地。褚遂良諫曰。歲遣千人。遠事屯戍。終年離別。萬里思歸。去者資裝。自須營辦。既貴菽粟。又傾機杼。經途死亡。復在其外。設令張掖塵飛。酒泉烽起。陛下豈能得高昌一人而及事乎。

高宗欲廢王后。立武后。褚遂良諫曰。先帝不豫。執陛下手以語臣曰。我好兒好婦。今將付卿。陛下親承德音。言猶在耳。皇后自此未聞有愆。恐不可廢。遂良置笏於殿陛曰。還陛下此笏。仍解巾叩頭流血。帝大怒。令引出。

貞觀十四年。太宗將幸同州夜校獵。時收穫未畢。櫟陽丞劉仁軌上疏諫曰。今年甘雨應時。秋稼極盛。元黃亘野。十分才收一二。盡力刈穫。月半猶未訖功。貧家無力。禾下始擬種麥。今供承獵事。兼之修理橋道。縱大簡略。動費一二萬工。百姓收斂。實爲狼狽。願退旬日收刈總了。則人盡暇豫。公私交泰。太宗降璽書嘉之。

則天臨朝。劉仁軌陳呂后禍敗之事。以申規諫。則天璽書慰諭之曰。卿云呂后見嗤於後代。祿產貽禍於

漢朝初聞此語寧不惘然靜而思之是爲龜鏡
高宗風疾欲遜位武后郝處俊諫以爲帝之與后猶日之與月陽之與陰各有所主守也昔魏文帝著令身崩後尙不許皇后臨朝今陛下奈何遂欲躬自傳位於天后帝乃止
高宗旣封泰山欲徧封五嶽作奉天宮於嵩南監察御史裏行李善感諫上雖不納亦優容之自褚遂良韓瑗之死中外以言爲諱幾二十年及善感始諫天下皆喜謂之鳴鳳朝陽韋思謙爲監察御史曰大丈夫當正色之地必明目張膽以報國恩終不爲碌碌之臣保妻子耳又云御史出都若不動搖山岳震懾州縣誠曠職也思謙在憲司每見王公不拜云鵰鶚鷹鵰豈衆禽之偶奈何設拜以狎之
狄仁傑以百姓西戍疏勒等四鎭極爲彫敝上疏曰自典籍所紀聲教所及三代不能至者國家盡兼之矣此則今日之四境已逾於夏殷者也詩人矜薄伐於太原美化行乎江漢則是前代之遠裔而國家之域中至前漢時匈奴無歲不陷邊殺略吏人後漢則西羌侵軼漢中東寇三輔入河東上黨幾至洛陽由此言之則陛下今日土宇過於漢朝遠矣若其用武荒外邀功絕域竭府庫之實以爭磽磈不毛之地得其人不足以增賦獲其土不足以耕織苟求冠帶遠夷之稱不務固本安人之術此秦皇漢武之所行非二帝三王之事業也以臣所見請捐四鎭以肥中國罷安東以實遼西省軍費於遠方幷甲兵於塞上則恆代之鎭重而邊州之備實矣
朱敬則以則天初臨朝稱制天下頗多流言異議至是稍寧宜絕告密羅織之徒云自文明草昧天地屯

豪二叔流言四凶搆難不設鉤距無以應天順人不切刑名不可推姦息暴故置神器開告端故能計不下席聽不出闈蒼生晏然紫宸易位豈造攻鳴條大戰牧野血變草木頭折不周可同年語乎然急趨無善迹促柱少和聲拯溺不規行廢飢非鼎食卽向時之妙策乃今時之芻狗也伏願去萋菲之牙角頓姦險之鋒鍔罩羅織之原掃朋黨之迹使天下蒼生坦然大悅豈不樂哉則天甚善之

中宗宴侍臣酒酣令各爲回波調衆多爲諂佞或要榮位次至諫議大夫楊景旦曰回波爾時酒巵微臣職在箴規侍宴旣過三爵誼譁竊恐非儀中宗不悅中書令蕭至忠進曰此諫官也

則天時張易之引蜀商宋霸子等數人於內宴上前博戲宰相韋安石跪奏曰蜀商賤類不合至此因顧左右逐出之在座者皆爲失色則天以安石詞直深慰勉之陸元方謂人曰此眞宰相非吾等所及也

武后幸三陽宮避暑有胡僧邀車駕觀葬舍利太后許之狄仁傑跪於馬前曰佛者戎狄之神不足以屈天下之主彼胡僧詭譎直欲邀致萬乘以感遠近之人爾山路險狹不容侍衞非萬乘所宜臨也太后中道而還曰以成吾直臣之氣也盧懷慎上疏言三事一事乞郡縣未經四考不得遷除二事乞省官三事乞贓吏削迹簪裾十數年間不許齒錄

郭子儀壻趙縱爲奴當千所告貶循州司馬留當千於內侍省張鎰上疏以爲太宗之法奴告主者皆不受盡令斬決頃者長安令李濟得罪因奴告萬年令霍晏得罪因婢告愚賤之輩悖慢成風主反畏之動遭誣搆準律奴婢告主非謀反以上者同自首法今趙縱所犯非叛逆而奴寔姦凶奴在禁中縱獨下獄

且將帥之功莫大於子儀墳土未乾兩堉先已當辜趙縱今又下獄陛下方誅羣賊大用武臣雖見寵於當時恐息望於它日矣德宗深納之杖殺當千鎰乃召子儀家僮數百以死奴示之

裴謂爲河東租庸等使關輔大旱請入奏計代宗召見便殿問謂權酤之利一歲出入幾何久之不對上復問對曰臣有所思上曰何思對曰臣自河東來其間所歷三百里見農人愁嘆穀菽未種誠謂陛下先問人之疾苦乃責臣以利孟子曰治國者亦以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上前坐曰微公不聞此言

元載爲宰相建白凡論事者皆須先白長官長官白宰相宰相定可否然後奏聞顏眞卿上疏以爲是自蔽其耳目也太宗著司門式云其有無門籍人有急奏者皆令監門司與仗家引奏不許關礙所以防壅蔽也并置立仗馬二匹須有乘騎便往所以平治天下正用此道天寶以後李林甫威權日盛羣臣不白宰相輒奏事者託以它故中傷猶不敢明約百司先白宰相然潼關之禍起於下情不得上通陵夷至于今日天下之蔽萃於聖躬所從來者漸矣陛下方當日聞讜言以廣視聽而頓欲隔絕雖李林甫楊國忠猶不敢公然如此陛下不早覺悟漸成孤立危殆之期翹足而至也臣誠知忤大臣者罪在不測不恐孤負陛下無任懇迫之至元載搆於代宗貶眞卿峽州別駕

肅宗以王璵爲相信妖祠道士李國禎請建大地婆父等祠○原本父譌婦據舊唐書改下同召應縣令梁鎭上表極言其不可曰大地婆父祀典無文言甚不經義無可取若陛下特與大地建祖宗之廟必上天貽向背之責陛

下又何以爲祠哉。

李晟在鳳翔。謂賓介曰。魏徵能直言極諫。致太宗堯舜之上。眞忠臣也。僕竊慕之。行軍司馬李叔度曰。縉紳儒者之事。非勳德所宜。晟斂容曰。行軍失言。邦有道危言危行。今休明之期。晟幸得備位將相。必有不可忍而不言。豈可謂有犯無隱。知無不爲耶。是非在人主所擇爾。叔度慙而退。故晟爲相。每當上所顧問。必極言匪躬。盡大臣之節。

憲宗以皇甫鎛爲相。裴度上疏。以爲陛下引一市肆商徒與臣同列。在臣亦有何損。但於陛下實有所傷。憲宗以度爲朋黨。竟不省。

李晟收京城。德宗令中使宣付翰林院。具錄先散失宮人名字。令草詔。賜渾瑊於奉天尋訪。以得爲限。陸贄不奉詔。進狀論之。以爲清廟震驚。三時乏祀。宜先迎復神主。修整郊壇。然後弔恤死義。慰犒有功。至如巾櫛之侍。宜後不宜先也。內人散失。已經累月。既當亂離之際。必爲將士所私。一聞搜索。必皆懷懼。昔人所以掩絕纓而飲盜馬。蓋知爲君之體然也。帝遂不降詔。但遣使而已。

奉天圍解。從臣稱慶。賈隱林（原脫林字。據舊唐書補）抃無畢奏曰。賊泚奔遁。臣下大慶。此皆社稷無疆之休。然陛下性躁太急。不能容忍。若舊性未改。賊雖奔亡。臣恐憂未艾也。上不以爲忤。甚稱之。

歸登爲右拾遺。時裴延齡姦佞。有恩欲爲相。諫議大夫陽城上疏切直。德宗赫怒。右補闕熊執易等。亦以

危言忤旨。初執易草疏成。示登。登愕然曰。願寄一名雷霆之下。安忍令足下獨當。自是同列切諫。登每連署。無所迴避。時人稱重。後爲散騎常侍。因中謝。憲宗問時所切。登以納諫爲對。時論美之。

敬宗時。少列重帖。進注維摩經。得濠州刺史。劉寬夫與同列因對論之。言帖因供奉僧進經以圖郡牧。敬宗怒。謂宰相曰。陳帖不因僧得郡。諫官安得此言。須推排頭首來。寬夫奏曰。昨論陳帖之時。不記發言前後。唯握筆草狀。卽是微臣。今論事不當。臣合當罪。若尋究推排。恐傷事體。帝嘉其引過。欣然釋之。

薛廷老與同寮入閤奏事。曰。近日除拜。往往不由中書進擬。或是宣出。伏恐紀綱漸壞。姦邪恣行。敬宗厲聲曰。更諫何事。舒元褒進曰。近日宮中修造太多。上色變曰。何處修造。元褒不能答。廷老進曰。臣等職是諫官。凡有所聞。卽合論奏。莫知修造之所。但見運瓦木極多。卽知有用。乞陛下勿罪臣言。帝曰。已諭。

敬宗荒恣屢出畋游。每月坐朝不三四日。韋處厚從容奏曰。臣有大罪。伏乞面首。帝曰。何也。處厚曰。臣前爲諫官。不能先朝死諫。縱先聖好田及色。以至不壽。臣合當誅。然所以不死諫者。亦爲陛下爾時在春宮。年已十五。今時陛下皇子。始一歲矣。臣安得更避死亡之誅。上深感悟。賜以銀綵。

韓愈始爲監察御史。德宗時也。極論宮中之敝。貶連州陽山令。後爲刑部侍郎。憲宗時也。力言佛骨之事。貶潮州刺史。

李絳因浴堂北廊奏對。極論中官縱恣方鎭進獻之事。憲宗怒。厲聲曰。卿論太過。絳前論不已。曰。臣所諫論於臣無利。是國家之利。陛下不以臣愚。使處腹心之地。豈可見事虧盛德。致損清時。而惜身不言。仰屋

竊歎。是臣負陛下也。若不顧患禍。盡誠奏論。旁忤倖臣。上犯聖旨。以此獲罪。是陛下負臣也。且臣與宦官。素不相識。又無嫌隙。只是威福太盛。上損聖明。臣所以不敢不論耳。使臣緘嘿。非社稷之福也。憲宗見其誠切。改容慰諭之。

李絳作相。時教坊忽稱密旨。取良家士女及衣冠別第妓人。京師囂然。絳謂同列曰。此事大虧損聖德。須有論諫。或云。此嗜欲間事。自有諫官論列。絳曰。居常病諫官不論事。此難事。卽推與諫官。可乎。乃極言論奏。翌日。延英。憲宗舉手諭絳曰。昨見卿狀。所論采擇事。非卿盡忠於朕。何以及此。朕都不知。向外事。此是教坊罪過。不諭朕意。以至於此。朕緣丹王以下四人。院中都無侍者。朕令於樂工中及閭里有情願者。厚其錢帛。只取四人。王各與一人。伊不會朕意。便如此生事。朕已令科罪。其所取人。並已放歸。若非卿言。朕寧知此過。

文宗便殿對六學士。語及漢文悲儉。帝舉袂曰。此澣濯者三矣。學士皆贊詠帝之儉德。唯柳公權無言。帝留而問之。對曰。人主當進賢退不肖。納諫諍。明賞罰。服澣濯之衣。乃小節爾。時周墀同對。爲之股栗。公權詞氣不可奪。

溫璋爲京兆尹。懿宗以同昌公主薨。怒殺醫官。其家屬下獄者三百人。璋上疏切諫。以爲刑法太深。帝怒。貶振州司馬。制出。璋歎曰。生不逢時。死何足惜。是夕自縊卒。

元稹爲東臺御史。召還京。宿敷水驛。內官劉士元後至。爭廳。士元怒。排其戶。稹襪而走廳後。士元追之。以

箠擊傷穎面。執政以穎年少後輩。務作威福。貶爲江陵府士曹參軍。白居易爲拾遺。上疏云。況聞士元蹋破驛門。奪將鞍馬。仍索弓箭嚇辱朝臣。承前已來。未有此事。今日中官有罪。未聞處置。御史無過郤先貶官。遠近聞知。實損聖德。

白居易爲翰林學士。嘗因論事。言陛下錯。憲宗色莊而罷。密召承旨李絳。謂曰。居易小臣。不遜。須令出院。絳曰。陛下容納直言。故羣臣敢竭誠無隱。居易言雖少思。志在納忠。陛下若罪之。臣恐天下各思鉗口。非所以廣聰明。昭聖德也。上悅。待居易如初。

裴度作相。五坊使楊朝汶以賈人張陟負錢逃匿。於陟家得私簿。有負錢人盧載初。云是故西川節度使盧坦書迹。卽捕坦家人拘之。坦男不敢申理。卽以私錢償之。乃徵驗書迹。乃故鄭滑節度使盧羣手書也。坦男理其事。朝汶曰。錢已進過。不可復得。臺諫上疏陳其暴橫。度與崔羣因延英對。極言之。憲宗曰。且欲與卿商量東軍。此小事。我自處置。度曰。用兵小事也。五坊追捕平人。大事也。兵事不理。只憂山東。五坊使暴橫。恐亂輩轂。上不悅。良久方省悟。召朝汶數之曰。向者爲爾使我羞見宰相。遽命誅之。

李渤爲諫議大夫。長慶寶歷中。政出多門。事歸邪幸。渤不顧患難。章疏論列。曾無虛日。敬宗雖昏縱。亦爲之感悟。寶歷中。肆赦先是。鄠杜令崔發以捕五坊內官被繫。立在雞竿下。內官五十餘人。持杖毆之。是日繫囚皆釋。發獨不免。渤疏論之云。縣令所犯在恩前。中人所犯在恩後。中人橫暴一至於此。上以爲朋黨。出渤桂管。

太和中李中敏爲司馬員外郎時王守澄方寵鄭注及評攝宋申錫後人側目畏之上以久旱詔求致雨之方中敏上言曰仍歲大旱非聖德不至直以宋申錫之冤濫鄭注之姦蔽今致雨之方莫若斬鄭注而雪申錫士大夫皆危之疏留中不下

穆宗不恤政事喜游宴即位之始吐蕃寇邊諫議大夫鄭覃與崔元亮廷奏陛下宴樂過多畋游無度蕃寇在境緩急奏報不知乘輿所在又云倡優近習賞賜太厚況金銀貨幣皆生靈膏血不可使無功之人濫沾賜與帝初不悅其言顧宰相蕭俛曰此輩何人俛對曰諫官也帝意稍解乃曰朕之過失臣下盡規忠也乃謂覃曰閤中奏事殊不從容今者有事面陳朕與卿延英相見時久無閤中奏事覃等抗論人皆相賀

憲宗時王承宗叛以吐突承璀爲召討使諫官御史上疏相屬皆言自古無中貴人爲兵馬統帥者補闕獨孤郁段平仲尤激切憲宗不獲已罷爲招撫處置等使師出無功平仲抗疏論承璀輕謀黷賦請斬之以謝天下憲宗不獲已降承璀爲軍器使

蘇安恆諫則天曰陛下廢太子之元良枉太子之神器何以教天下母慈子孝焉能使天下移風易俗惟陛下思之將何聖顏以見唐家宗廟將何詰命以謁大帝墳陵陛下何故日夜積憂不知鐘鳴漏盡臣愚以天意人事還歸李家陛下雖安天位○原誤下據舊唐書改殊不知物極則反器滿則傾則天不納其言亦能容之

則天時新豐因風雷山移。乃改縣名曰慶山。四方畢賀。俞文俊詣闕上書曰。天氣不和而寒暑併。人氣不和而疾癘生。地氣不和而堆阜出。今陛下以女主處陽位。反易剛柔。故地氣隔塞而山變爲災。陛下謂之慶山。臣以爲非慶也。則天大怒。流於嶺外。後爲六道使殺之。

德宗時。裴延齡李齊運韋渠牟等以姦佞相次進用。誣譖時宰。毀詆大臣。陸贄等咸遭枉紲。無敢救者。諫議大夫陽城伏閤上疏。與拾遺王仲舒共論延齡姦佞。贄等無罪。德宗大怒。召宰相入議。將加城等罪。順宗在東宮。爲城開解之。城賴以免。時朝夕欲相延齡。城曰。脫以延齡爲相。城當取白麻壞之。元宗東封徽突厥大臣扈從。突厥遣阿史德頡利發入朝。元宗發都下。至嘉會頓。引頡利發及諸蕃酋長入仗。仍與之弓箭。時有兔起於御馬之前。上引弓旁射。舍拔獲之。頡利發下馬捧兔蹈舞曰。聖人神武超絕。若天上則不知人間無也。上因令問飢否。對曰。仰觀聖武如此。十日不食。猶爲飽也。自是常令突厥入仗馳射。起居舍人呂向上疏諫曰。鴟梟不鳴。未爲瑞鳥。猛虎雖伏。豈齊仁獸。突厥安忍殘賊。賜以弓箭。同逐獸之樂。若荊卿詭動。何羅竊發。暫逼嚴蹕。仰犯清塵。縱殪元方。墟幽七單于爲醢。穹廬爲汚。何塞過責。上納其言。遂令諸蕃先發。

太宗平高昌。將以爲郡縣。魏徵諫曰。未若撫其人而立其子。所謂弔民伐罪。今若利其土壤以爲州縣。常須千餘人鎮守。數年一易。每往交番。死者十有三四。十年之後。隴右空虛。陛下終不得高昌撮穀尺布以助中國。所謂散有用以事無用。未見其可。太宗不從。後亦悔之。

憲宗謂宰臣曰。朕覽國書。見文皇帝行事。少有過差。諫官論諍。往復數四。況朕之寡昧。涉道未明。今後事或未當。卿等每事十論。不可一二而止。

開元五年。太廟四室壞。上素服避正殿。時將幸東都。元宗以問宋璟。璟陳天戒。請輟行。又問姚崇曰。太廟屋材皆苻堅時物。歲久朽壞。適與時會。上大喜。右散騎常侍褚無量上曰。隋文富有天下。遷都之日。豈取苻氏舊材以立太廟乎。此特諛臣之言耳。願陛下克謹天戒。納忠諫。遠諂佞。上弗聽。

代宗時。程元振專權自恣。天下畏之。吐蕃入寇。元振不以時奏。致上狼狽出幸。上發詔徵諸道兵。李光弼等皆忌元振居中。莫有至者。中外切齒。莫敢發言。太常博士柳伉上疏。以爲犬戎犯關度隴。不血刃而入京師。刼宮闈。焚陵寢。武士無一人力戰者。此將帥叛陛下也。陛下疏元功。委近習。日引月長。以成大禍。羣臣在廷。無一人犯顏回慮者。此公卿叛陛下也。陛下始出都。百姓填然。奪府庫。相殺戮。此三輔叛陛下也。自十月朔召諸道兵。盡四十日。無隻輪入關。此四方叛陛下也。內外離叛。陛下以今日之勢爲安耶。危耶。若以爲危。豈得高枕。不爲天下討罪人乎。陛下視今日之病。何由至此乎。必欲存宗廟社稷。獨斬元振首馳告天下。悉出內使隸諸州。持神策兵付大臣。然後削尊號。下詔引咎曰。天下其許朕自新。改過。宜卽募士西赴朝廷。若以朕惡未悛。則帝王大器。敢妨聖賢。其聽天下所往。如此而兵不至。人不感。天下不服。臣請闔門並斬以謝陛下。帝以元振嘗有保護功。但削官爵。放歸田里。

後唐明宗時。大理少卿康澄上疏。國家有不足懼者五。深可畏者六。陰陽不調。不足懼。三辰失行。不足懼。

小人訛言不足懼山崩川涸不足懼水旱蟲蝗不足懼此不足懼五也賢人藏匿深可畏四民遷業深可畏上下相狥深可畏廉恥道消深可畏毀譽亂眞深可畏直言蔑聞深可畏此深可畏六也儉詔獎之澄言可畏六事實中當時之病

後唐明宗時太常丞史在德上疏言事其略曰朝廷任人率多濫進稱武士者不閑計策窮則背軍稱文人者鮮有藝能多無士行問謀略則杜口作文字則倩人虛設員枉費國力又欲一一考試羣臣宰相見其奏不悅班行亦多憤誹諫官劉濤楊昭儉乞出在德疏辨可否帝召學士馬裔孫謂曰在德語太凶其實難容朕初臨天下須開言路若朝士以言獲罪誰敢言者爾代朕作詔勿加在德之罪也於是詔引貞觀中陝縣令皇甫德參上書謗訕魏徵奏曰陛下思聞得失只得恣其所陳若所言不中亦何損於國家又云昔魏徵則請賞德參今濤等請黜在德事同言異何相遠哉

石晉高祖時高行周奏修洛陽宮諫議大夫薛融諫曰今宮室雖經焚毀猶侈於帝堯之茅茨所費雖寡猶多於漢文之露臺況魏城未下公私窘困誠非陛下修宮室之日請俟海內平寧營之未晚上納其言仍賜詔褒之

湖南馬希範用孔目官周陟議常稅之外別令人輸米天策學士拓拔恆上書諫曰殿下居深宮之中籍已成之業身不知稼穡之勞耳不聞鼓鼙之音馳騁遊畋牆藩玉食府庫盡矣而浮費益甚百姓困矣而厚斂不息今淮南爲仇讎之國番禺懷吞噬之心荊渚日圖窺伺待我姑息諺曰足寒傷心民怨傷國願

罷輸米之令。誅周陟以謝郡縣。去不急之務。減興作之役。無令一旦禍敗。爲四方所笑。希範覽之。大怒。以先王舊臣。爲隱忍之。

唐莊宗患宮中暑濕。思得高樓避暑。宦官進曰。臣見長安全盛時。大明興慶宮樓閣百數。今大內。不及故時卿相家。莊宗曰。吾富有天下。豈不能作一樓。乃遣宮苑使王允平營之。宦官曰。郭崇韜眉頭不伸。常爲租庸惜財用。陛下雖欲有作。其可得乎。崇韜時爲侍中樞密使。莊宗乃問崇韜曰。昔吾與梁對壘於河上。雖祁寒暑雨。披甲跨馬。不以爲勞。今居深宮蔭廣廈。不勝其熱。何也。崇韜對曰。陛下昔以天下爲心。今以一身爲意。艱難逸豫。爲慮不同。勢自然也。願陛下無忘創業之難。常如河上。則可使繁暑坐變清涼。莊宗默然。終遣允平起樓。崇韜果切諫。宦官曰。崇韜之第。無異皇居。容知陛下之熱。由是讒間愈入。後崇韜破朔竟以誣死。宦者爲之也。

周世宗深怒翰林學士竇儀。欲殺之。宰相范質入奏事。帝望見。知其意。卽起避之。質趨前伏地叩頭諫曰。儀罪不至死。臣爲宰相。致陛下枉殺近臣。罪皆在臣。繼之以泣。帝意解。乃釋之。

# 續世說卷第十一

忿狷
仇隙
紕漏
儉嗇
忿狷

宋謝宏微性本寬博。無喜慍。末年嘗與友人棊。西南有死勢。一客曰。西南風急。或有覆舟者。友悟。乃救之。宏微大怒。投局於地。識者知其暮年之事。果此歲終。○原本此條次據南史改。

劉瑀與何偃不相得。瑀位本在偃上。孝武時。偃遷吏部尚書。瑀猶爲右衞將軍。同從郊祀。偃乘車在前。瑀策駑在後。瑀追偃及之。曰。君轡何疾。偃曰。牛駿御精。所以疾耳。偃曰。君馬何遲。曰。騏驥罹於羈絆。所以居後。偃曰。何不著鞭。使致千里。答曰。一蹴自造青雲。何至與駑馬爭路。瑀偃同發背疽。瑀疾方篤。聞偃之死。歡躍叫呼。於是亦卒。

蕭惠開除少府。加給事中。不得志。曰。大丈夫入管喉舌。出蒞方面。乃復低頭人中耶。寺內所住齋。花草甚

美惠開悉剗除別種白楊每謂人曰人生不得行胸懷雖壽百歲猶爲天也發病嘔血吐物如肺肝卒

陳傅縡負材使氣凌侮人物毒惡傲慢爲人所疾以強諫後主賜死死後有屈尾惡蛇來上靈牀當前受

祭酹去而復來者百餘日時時有彈指聲

齊邱靈鞠領驍騎將軍不樂武位謂人曰我應還東掘顧榮塚江南地方數千里士子風流皆出其中顧

榮忽引諸傖至要妨我輩塗轍死有餘罪

隋賀若弼既平陳自謂功名出朝臣之右每以宰相自許既而楊素爲右僕射弼仍爲將軍甚不平形於

言色由是免官家居弼怨望愈甚後數載下獄文帝曰我以高熲楊素爲宰相汝每言此二人唯堪飲食

爾是何意也弼曰熲臣之故人素臣之舅子臣並知其爲人誠有此語上數之曰公有三太猛疾妬心太

猛自是非人心太猛無上心太猛至煬帝竟殺之

蘇夔少有盛名士大夫多歸之後議樂事夔與何妥各有所持於是夔妥俱爲一議使百寮署其所同時

夔父威方用事朝廷多附威同夔者十八九妥恚曰吾席間函丈四十餘年反爲昨暮兒之所屈也遂奏

威等朋黨之罪文帝令雜治之事皆驗上以宋書謝晦傳中朋黨事令威讀之威皇恐免冠頓首謝上曰

謝已晚矣

唐蕭瑀嘗稱房元齡以下朋黨比周但未反爾太宗爲之信誓瑀請出家太宗曰甚知公愛桑門今者不

能違意瑀旋踵奏曰臣頓思量不能出家太宗心不能平手詔切責出爲商州刺史後薨謚曰褊公

尉遲敬德與執政不平。嘗侍宴慶善宮。有班在其上者。敬德怒曰。汝有何功。今坐我上。任城王道宗次其下。因解喻之。敬德勃然。拳毆道宗目幾至眇。太宗不悅而罷。

于公異。吳人也。應舉時。已與陸贄不協。贄在翰苑。聞德宗稱公異露布之文。尤不悅。及爲相。乃撫公異不爲後母所容事。下詔放歸田里。公異竟名位不振。慽恨而卒。人惜其才。惡贄之褊急焉。

李翺自負詞藝。以爲合知制誥。以久未如志。鬱鬱不樂。因入中書謁宰相。面數李逢吉之過失。逢吉不之校。翺心不自安。乃請告百日。有司準例停官。逢吉奏授廬州刺史。

王遂爲沂兗海觀察使。性狷急。不存大體。而軍州民吏。久染汙俗。率多獷戾。而遂嘗將卒曰。反虜。將卒不勝其忿。遂被害。李逢吉欲逐李紳爲中丞。以韓愈爲京兆尹。兼御史大夫。知紳剛褊。必與韓愈忿爭。制出。果移牒往來。論臺府事體。而愈復性訐。言詞不遜。大喧物論。乃兩罷之。

吳越王錢宏倧。民有殺牛者。吏按之。引人所市肉近千斤。宏倧問內牙統軍使胡進思。牛大者肉幾何。對曰。不過三百斤。宏倧曰。然則吏妄也。命按其罪。進思拜賀其明。宏倧曰。公何以知其詳。進思踧踖對曰。臣昔未從軍。亦嘗從事于此。進思以宏倧知其素業。故辱之。益恨怨。

## 仇隙

劉毅家在京口。酷貧。嘗與鄉曲士大夫往東堂共射。時庾悅爲司徒長史。要州府僚佐亦來東堂。毅以先至。進白悅曰。身貧並躓。營一游甚難。君如意人。何處不可爲適。豈不能以此堂見讓。悅素豪。徑前不答。毅

客並避。唯毅留射如故。悅廚饌甚豐。不以及毅。毅既不去。悅甚不歡。毅曰。今年未食子鵝。請以殘炙見惠。悅又不答。後毅貴用事。悅不得志。疽發背卒。

梁鍾嶸爲古今詩評。其論沈約云。觀休文衆製。五言最優。永平中。相王愛文。王融等皆宗附約。常曰。謝朓未遒。江淹才盡。范雲名級雖微。故稱獨步。謂其詞密於范。意淺於江。嶸嘗求譽於約。約拒之。故追宿憾。以此爲報也。

北齊崔悛素與魏收不協。收後專典國史。悛恐被惡言。乃悅之曰。昔有班固。今則魏子。收縮鼻笑之。憾不釋。

魏毛脩之曰。昔在蜀中。聞長老言。陳壽曾爲諸葛門下書佐。得罪撻百下。故其論武侯云。應變非其所長。北齊文宣崩。當時文士各作挽詞十首。擇其善者用之。魏收陽休之祖孝徵不過得一二首。唯盧思道獨得八首。時號八采盧郎。劉逖亦只二首中選。中書郎李愔戲逖云。盧八問訊劉二逖衒之。武成時。逖典機密。以事中愔。武成怒。大加鞭朴。逖喜復前憾。曰。高挺兩下。執鞭一百。何如呼劉二時。

唐劉文靜裴寂。俱從高祖起義。文靜自以才能幹用。在裴寂之右。又屢有軍功。而位居其下。意甚不平。每廷議。多相違戾。由是有隙。文靜酒後。出言怨望。拔刀擊柱曰。必當斬裴寂爾。劉宴爲吏部尚書。楊炎爲侍郎。各恃權使氣。兩不相下。炎坐元載貶。晏快之。昌言於朝。人以爲載之得罪。晏有力焉。及炎入相。追怨前事。且以晏與元載隙憾。爲載復讎。言晏嘗請代宗立獨孤妃爲后。有奪宗之計。賴崔祐甫救解。猶出晏爲

忠州刺史。又誣晏與朱泚通書。乞誅之。方下詔暴言其罪。李正已上書表訟宴之冤。炎懼。乃遣五使往諸道。聲言宣慰。而實推過於上。德宗知而深惡之。遂賜炎死。

竇參爲相。不悅李巽。巽自左司郎中出爲常州刺史。仍促其行。巽不平之。不數日。參貶柳州司馬。巽爲湖南觀察使。誣參與藩鎮交通。德宗怒。遂賜參死。

李揆秉政。苗晉卿薦元載。揆自恃門望。以載地寒。意甚輕之。曰。龍章鳳姿之士。不見用。鑿頭鼠目之子。乃求官邪。載銜恨頗深。及載登相位。揆已先貶。因揆徙職。奏爲試祕書監。江淮養疾。揆既無俸。家復貧乏。孀孤百口。丐食取給。萍泛諸州者凡十五六年。牧守稍薄。則又移居。故其遷徙去者。蓋十餘州。大歷末。李晟戍劍南。禦吐蕃。及師囘。以成都官妓高氏隨行。張延賞爲成都尹。追取之。晟頗銜之。形于詞色。貞元初。德宗以延賞爲相。晟表論延賞過惡。德宗重違之。改授延賞左僕射。上亦忌晟功名。因吐蕃有離間之言。延賞騰謗于朝。無所不至。晟聞之。晝夜泣。目爲之腫。上詔延賞與晟釋憾。同飲極歡。晟薦延賞爲相。遂加中書門下平章事。晟請以一子婿延賞女。延賞不許。晟謂人曰。武人性快。釋舊惡于杯酒之間。文生難犯。今不許婚。釁未忘也。得無懼焉。後延賞竟能晟兵柄。由此武臣不附。

韋執誼因王叔文以得宰相。時時立異。蓋欲矛盾以揜其迹。密令人詐叔文曰。不敢負約。欲共成國家之事故也。叔文詬怒。遂成仇怨。

趙憬與陸贄同作相。贄恃久在禁庭。特承恩顧。以國政爲己任。才周歲。轉憬爲門下侍郎。憬深銜之。數以

目疾請告。不堪當政事。因不相協。贊約憬同論裴延齡之姦。既至上前。贊極言延齡誕之狀。不可任用。德宗不悅。形於顏色。憬默然無言。贊由是罷相。

鮑防爲禮部侍郎。常遇知雜竇參不時引避。僕人爲參所鞭。及參秉政。令防致仕。防謂親友曰。吾與蕭昕之子齒而與昕同日致仕。非朽邁之致。以餘忿見廢耳。防竟以憤終。參亦尋敗。

韋處厚曰。楊炎爲元載復讎。盧杞與劉晏報怨。兵連禍結。天下不平。

令狐楚因皇甫鎛作相。而逐裴度。羣情共怒。楚再貶衡州刺史。時元稹初得幸。爲學士。素惡楚。與鎛膠固希寵。稹章制曰。楚早以文藝。得踐班資。憲宗念才。擢居禁近。異端斯害。獨見不明。密隳討伐之謀。潛附姦邪之黨。因緣得地。進士多門。遂忝台階。實妨賢路。楚深恨之。

牛李之黨。皆挾邪取權。兩相傾軋。紛紜傾陷。垂四十年。文宗繩之不能去。嘗謂待臣曰。去河北賊非難。去朋黨實難。楊嗣復李珏鄭覃作相。屢爭論於上前。李珏曰。比來朋黨亦漸消弭。覃曰。近有小朋黨。生覃又曰。近日事亦漸好。未免些些不公。然嗣復珏牛黨也。覃李黨也。德裕爲相。指撫僧孺。欲加之深罪。但以僧孺貞方有素。無以伺其隙。德裕南遷。所著窮愁志。引里俗犢子之讖以斥僧孺。又目爲太牢公。其相憎如此。懿宗令韋保衡尚同昌公主。公主薨。懿宗殺醫官二十餘人。收捕其親族三百餘人。繫京兆獄中。宰相劉瞻召諫官使言之。莫敢言者。乃自上言。上不悅。又面諫。上大怒。叱出之。瞻爲荊南節度使。保衡又譖瞻與醫官通謀。誤投毒藥。貶瞻康州刺史。路巖作相。素與瞻議論不協。既貶康州。巖猶不快。閱十道圖。以驩

州去長安萬里。再貶瞻驩州司馬。僖宗卽位。韋路賜死。瞻自虢州刺史召爲刑部尚書。瞻之貶也。人無賢愚。莫不痛惜。及其還也。長安兩市人率錢雇百戲迎之。瞻聞之。改期。由它道而入。未幾復作相。初瞻南遷。劉鄴附於韋路。共短之。及瞻大用。鄴內懼。召瞻置酒。瞻暴薨。時人皆以鄴爲鴆之也。

後唐崔協父彥融。素與崔薨善。彥融爲萬年令。薨謁之。彥融未出。薨見按上尺題皆賂遺中貴人。薨知其由徑。始惡其爲人。及彥融除司勳郎中。薨爲左丞。通劄不見。曰。郎中行止鄙雜。故未敢見宰相知之。改彥融爲楚州刺史。卒於任。誡其子曰。世世無忘薨。故其子弟常與薨讎。

石晉桑維翰與馮玉同在中書。會舍人盧損秩滿。玉乃下筆除損工部侍郎。維翰曰。詞臣除此官稍慢。恐外有所議。因不署名。屬維翰休假。玉竟除之。由此尤不相協。玉以語激少帝。出維翰爲開封尹。或謂玉。桑公元老。奈何使之尹京。親細猥之事。玉曰。恐其反爾。曰。儒生安得反。曰。縱不自反。恐其教人爾。

五代漢王章。置酒會諸朝貴。爲手勢令史宏肇不閑其事。客省使閻晉卿坐次宏肇屢教之。蘇逢吉戲之曰。坐有姓閻人。何憂罰爵。宏肇妻閻氏。本酒家倡也。意逢吉譏之。大怒。以醜語詬逢吉。逢吉不應。宏肇欲毆之。逢吉起去。宏肇索劍欲追之。楊邠泣止之。曰。蘇公宰相。公若殺之。置天子何地。願熟思之。宏肇卽上馬去。邠與之聯鑣送至其第而還。於是將相如水火矣。

紕漏

謝鳳子超宗。宋帝賞其文。謂謝莊曰。超宗殊有鳳毛。靈運復出矣。時右衞將軍劉道隆聞此語。出候超宗

曰。聞君有異物。可得見乎。超宗曰。懸磬之室。安有異物。道隆曰。侍宴至尊。云君有鳳毛。超宗聞諱。徒跣還內。道隆謂檢覓鳳毛。達暮停待不去。

梁何敬容作宰相。淺於學術。嘗有客姓吉。敬容問卿與內吉遠近。客答曰。如明公之與蕭何。

侯景篡梁。王偉請立七廟。幷請諱。景曰。何謂七廟。偉曰。天子祭七世祖考。故置七廟。景曰。前世吾不復憶。惟阿爺名標。且有朔州伊那得來嗽。是衆聞咸笑之。

北齊王皓從文宣北征。乘赤馬。旦蒙霜氣。遂不復識。自言失馬。虞候爲求覓不得。須臾日出。馬體霜盡。繫在幕前。方云。我馬尙在。

北齊源師攝祠部。屬孟夏。以龍見請雩。時高阿那肱爲錄尙書事。謂爲眞龍出見。大驚。問龍所載六經。何顏色。師曰。此是龍星。非眞龍也。阿那肱忿然作色曰。漢兒多事。強知帝星。

隋劉臻爲儀同。有劉訥者。亦爲儀同。俱爲太子學士。情好甚密。臻住城南。訥住城東。臻嘗欲訪訥。謂從者曰。汝知劉儀同家乎。從者不知。欲訪訥也。謂欲歸本家。旣扣門。臻猶未悟。謂是訥家。據鞍大呼曰。劉儀同可出矣。其子迎門。臻驚曰。汝亦來耶。其子答曰。此是大人家。於是顧眄久之方悟。怒叱從者曰。吾欲造劉訥爾。

隋蘇威爲僕射。立條章。每歲責民間五品不遜。或答者。乃云。領內無五品之家。言不相應類如此。

隋王劭爰自志學至乎暮齒。篤好經史。遺落世事。用思旣專。性頗恍惚。每至對食。閉目凝思。盤中之肉。輒

爲僕從所嗷。劭弗之覺。唯責肉少。數罰廚人。廚人以情白劭。劭依前閉目。伺而獲之。

唐王君廓爲幽州都督。李元道爲長史。君廓屢爲非法。元道數裁正之。後君廓入朝。房元齡卽元道之從甥也。元道附書君廓私發之。不識草字。疑其謀己。懼而奔叛。

舊史唐紹傳云。先天二年冬。今上講武於驪山下。紹以修儀注不合旨。坐斬。此元宗事也。修史者劉煦。後唐人也。乃謂之今上。蓋只用舊史失於刪潤爾。

李林甫典選。選人嚴迥判語用杕杜二字。林甫不識杕字。謂吏部侍郎韋陟曰。此云杖杜何也。陟俛首不敢言。

李林甫引薛炅爲戶部侍郎。炅嘗與嚴挺之同行。慶吊客次。有禮記。炅讀之曰。蒸嘗伏獵。挺之戲問。炅對如初。

太常少卿姜度生子。李林甫手書慶之曰。聞有弄璋之慶。客視之掩口。

崔敬嗣爲房州刺史。供給中宗深德之。及登位。有益州長史崔敬嗣。每進擬官皆御筆超轉者數四。後引與語。乃同姓名人也。爲房州刺史者死矣。

第五琦爲相。貶忠州長史。既在道。有人告琦受人黃金二百兩者。遣御史劉期光追按之。琦對曰。二百兩金十三斤重。忝爲宰相。不可自持。若其付受有憑。伏請準法科罪。期光以爲此是琦伏罪也。遽奏之。請除名。配流夷州。馳驛發遣。仍差綱領送至彼。

李克寧初封隴西郡公進威武郡王每上疏連稱二郡頗爲時人所哂

來子珣爲御史時有朝士不帶靴而朝者子珣彈之曰臣聞束帶立於朝舉朝大噱李勣征高麗令元萬頃作檄其語有不知守鴨淥之險莫離支報云謹聞命矣遂移兵固守鴨淥官軍不得入萬頃坐是流于嶺外

李克用擒劉仁恭父子命掌書記王緘草露布緘不知故事書之於布遣人曳之

石晉康福鎮天水日嘗有疾幕客謁問福擁錦衾而坐客有退謂同列曰錦衾爛兮福聞之遽召言者怒視曰吾雖生於塞下乃唐人也何得以爲爛奚因叱出之

石晉盧質爲翰林學士承旨賜論思主佐功臣會覆試進士質以后從諫則聖爲題堯舜禹湯傾心求過爲韻舊例賦韻四平四側質乃五平三側大爲識者所誚

梁朝宰相李琪以文章自許唐明宗平中山王都琪賀表云收契丹之凶黨破眞定之逆賊馮道讓琪曰昨來收復定州非眞定也詔曰契丹既無凶黨眞定不是逆賊李琪罰俸一月

唐明宗時國子司業張溥奏請復八館以廣生徒按六典監有六學國子太學四門律學書學算學是也而溥云八館謬矣

石晉馮玉爲宰相嘗以姑息字問于人人以辜負字教玉玉乃然之

儉嗇

魏司空長孫道生性清儉。一熊皮障泥、數年不易。魏主使歌工歷頌羣臣曰。智如崔浩。廉若道生。

宋武帝卿侮羣臣。各有稱目。多鬚者謂之羊。顏師伯缺齒。謂之齞。劉秀之儉吝。呼爲老慳。

梁王筠爲臨海太守。在郡侵刻。還資有芒屩兩舫。家累千金。性儉嗇。外服麁敝。所乘牛常飼以青草。及遇亂。爲盜所攻。墜井卒。家人十三口同遇害。棄尸空井中。

王琨儉於用財。設酒不過兩盌。輒云。此酒難遇。鹽豉薑蒜之屬。○原本蒜作桂。據南史改。並掛屏風。酒漿悉置牀下。內外有求。琨手自賦之。

梁到溉性率儉。不好聲色。盧室單牀。旁無姬侍。冠履十年一易。朝服或至穿補。傳呼清路。示有朝章而已。

齊高帝鎮東府。虞玩之爲少府。猶踞屐造席。高帝取屐視之。訛黑斜銳。齒斷。以芒接之。問曰。卿此履已幾載。玩之曰。初釋褐拜征北行佐買之。著已三十年矣。

宋庾杲之清貧自業。食唯有韭菹瀹韭。○原誤韭茹。據南史改。生韭。任昉嘗戲之曰。誰謂庾郎貧。食鮭常有二十七種。

魏李崇家富而儉。食常無肉。止有韭茹韭菹。其客李元祐曰。李令公一食十八種。人問其故。元祐曰。二韭十八。

梁沈衆性吝嗇。財帛億計。無分遺。自奉甚薄。每朝會。衣裳中裂。或自提冠履。起爲工部尚書。監起太極殿。常服布袍芒履。以麻繩爲索。又囊麥飯飢則噉之。朝士共誚其所爲。

梁朱异。四方饋遺。財貨充積。性吝嗇。未嘗有所散施。廚下珍羞常腐爛。每月。常棄數十車。雖諸子別房。亦不分贍。

梁陰子春。雖無它才。而臨人以廉潔稱。閨門混雜。而身服垢汙。腳數年一洗。言每洗。則失財敗事。

北齊封述。厚積財產。一無分饋。雖親友貧病。亦絕拯濟。朝野鄙之。一子娶隴西李士元女。大輸聘財。及將成禮。猶競。○據南史下有懸遠二字。述忽取所供養像。對士元打像爲誓。士元笑曰。封公何處常得應急像。須誓便用。一子娶范陽盧莊之女。述又經府訴云。送驟乃嫌腳跛。許田則云鹹薄。銅器又嫌古廢。皆緣吝嗇。致此糾紛。

北齊庫狄伏連鄙吝。其妻病。以百錢買藥。每自恨之。家百餘口。盛夏入料倉米二升。不給鹽菜。常有飢色。冬至日。親表稱賀。其妻爲設豆餅。問豆從來。云於馬豆中分減。伏連大怒。典馬掌食人。並加杖罰。積年賜物。藏在別庫。遣一婢專掌管鑰。每入庫檢閱。必語妻子。此官物。不得輒用。至死。唯著敝褲。而積絹至二萬匹。被誅。籍沒。並歸天府。

唐王珪通貴。漸久而不營私廟。四時蒸嘗。猶祭於寢。坐爲法司所劾。太宗優容。弗之譴也。因爲立廟以愧其心。珪儉不中禮。時論少之。

徐岱吝嗇頗甚。倉庫管鑰。皆自執掌。獲譏於時。

文宗大和三年。敕兩軍諸司內官。不得著紗縠綾羅等衣服。帝性儉素。不喜華侈。駙馬韋處仁戴夾羅巾。

帝謂之曰比慕卿門地清素以之選尙如此中服從它諸戚爲之唯卿非所宜也
後唐李克脩爲昭義節度使武皇撫封於上黨克脩性儉嗇不事華侈供帳餐膳品數簡陋武皇怒其菲薄笞而詬之克脩慙憤發疾卒
石晉袁正辭善治生雖承父舊基亦自能營搆故家益富嘗於積錢之室有吼聲聞於外人勸其散施以禳災正辭曰此必竭其同輩宜更增之其庸暗多此類也
石晉陳保性極鄙吝所得利祿未嘗奉身但蔬食而已每與人奕棊敗則手亂其局蓋懼所賭金錢不欲償也及卒室無妻兒唯貯白金十錠爲它人所有
五代漢韋恩在上黨五年無令譽可稱唯以聚斂爲事性又鄙吝未嘗與賓佐有酒食之會有從事欲求謁見者恩覽劄而怒曰必是來獵酒也命典客者飲而遣之其鄙吝如此
江南李昇性節儉常躡蒲屨鬬頹用鐵盤暑則寢於靑葛雖左右使令唯老醜宮人服飾粗略
五代漢隱帝時吏部侍郎張允家貲萬計而性吝雖妻子不之委常自繫衆鑰於衣下而行如環佩○類說引下有擊字郭威入京師允匿於佛殿中藻井之上登者浸多板壞而墜軍士掠其衣遂以凍餒而卒○原脫餒而二字據類說事文類聚前集三十六引補

周太祖戒世宗以儉葬。令刻石置陵前云。周天子平生好儉約。遺令用紙衣瓦棺。嗣天子不敢違也。

# 續世說卷第十二

假譎　邪諂　讒險　姦佞

## 假譎

宋檀道濟伐魏。糧盡而還。軍士有亡降魏者。具告之。魏人追之。衆惱懼。將潰。道濟夜唱籌量沙。以所餘少米覆其上。及旦。魏軍見之。謂資糧有餘。以降者爲妄而斬之。

魏劉仁之外示長者。內多矯詐。其對賓客。破牀敝席。簋飯冷菜。衣服敝惡。乃過逼下。善候當塗。能爲詭激。

唐文宗蕭太后。福建人。云有母弟一人。文宗詔於故里求訪。有戶部茶綱役夫蕭洪詐稱國舅。十數年間。兩授旅銭事。尋賜死。閩人蕭本又稱太后弟。賜予巨萬。官至金吾將軍。事聞。除名長流愛州。泉州晉江縣令蕭宏又自稱太后弟。按問僞妄。配流儋州。

李密初從楊元慰元慰敗。逃避至淮陽。隱姓名。自稱劉智遠。聚徒教授。鬱不得志。爲五言詩曰。金風蕩初節。玉露彫晚林。此夕窮途士。鬱陶傷寸心。野平葭葦合。村荒黍菽深。眺聽良家感。徙倚獨沾襟。沾襟何所

爲。悵然懷古意。秦俗猶未平。漢道將何冀。樊噲市井徒。蕭何刀筆吏。一朝時運來。千古傳名謚。寄言世上雄。虛生眞可愧。

蘇世長在陝州。部內多犯法。世長莫能禁。乃責躬引咎。自撻於街市。伍百疾其詭。鞭之見血。世長不勝痛。大呼而走。觀者盛以爲笑。議者方知其詐。

許敬宗掌知國史。虛美隱惡。爲子娶尉遲敬德孫女。多得賂遺。及爲敬德傳。隱諸過咎。太宗作威鳳賜長孫無忌。敬宗改爲賜敬德焉。

杜淹與韋嗣福爲莫逆之交。相與謀曰。上好嘉遁。蘇威以幽人見徵。擢居美職。遂共入太白山中。揚言隱逸。實欲邀求時譽。隋文帝聞而惡之。謫戍江表。

范處訥。武三思寮壻也。爲太府卿。中宗以穀貴。召處訥問其故。三思諷太史奏其夜攝提星入太微至帝座。此則王者與大臣私相接。大臣能納忠。故有所應。中宗降詔褒述。

崔日知見事敏速。每朝廷有事。轉禍爲福。以取富貴。常謂人曰。吾一生行事。皆臨時制變。不必專守始謀。每一念之。不覺芒刺在於背也。

陳少遊爲揚州觀察使。李希烈陷汴州。聲言欲襲江淮。少遊懼。乃送款於希烈。曰。濠壽舒廬。尋令罷壘。韜戈卷甲。佇候指揮。然人不知其送款也。劉洽收汴州。得希烈僞起居注。某月日陳少遊上表歸順。少遊聞之。慙而卒。

李抱眞晚節好長生之術。有方士孫季長者。爲抱眞鍊金丹。紿抱眞曰。服之當升仙。遂署爲賓寮。數謂參佐曰。此丹秦皇漢武皆不能得。惟我遇之。它日朝上清。不復偶公輩矣。復夢駕鶴冲天寤而刻木鶴。衣道士衣。以習乘之。凡服丹二萬九。腹堅不食。將死。不知人者數日矣。道士牛洞元以猪肪穀漆下之。殆盡。病少間。季長復曰。垂上仙。何自棄也。益服三千丸。頃之卒。

裴延齡每奏討除。皆恣騁詭怪。虛妄。它人莫敢言者。延齡言之不疑。亦人之所未聞。因計料造神龍寺前須長五丈松木。延齡奏曰。臣近於同州檢得一谷木數千條。長八十尺。上言人言開元天寶中。側近求覓長五六十尺木。尚未易得。須於嵐勝州采市。如今何爲近處便有此木。延齡奏曰。臣聞賢材珍寶異物。皆在處常有。但遇聖君。卽出見。今此木生關輔。蓋爲聖君。豈開元天寶合得有也。又奏近於左藏庫檢閱。乃於糞土之中。收得十三萬兩銀。其段匹雜貨。又百萬有餘。以充別庫羨餘。太府卿韋少華抗疏。以爲皆是正數物。陸贄上書。以爲延齡險猾。隽姦。詭譎求媚。

柳泌爲憲宗合長生藥。自云壽四百歲。憲宗服藥多躁。爲宦官所弒。泌繫獄。府吏防虞周密。恐其隱化。及解衣就誅。一無變易。但灸灼之瘢。浹身而已。

王鍔代杜佑鎮淮南。善小數。嘗有投匿名書者。左右取以授鍔。鍔內之靴中。靴中先有它書矣。鍔忽然探取焚之。而匿名在也。異日。乃以它事連其所告者。按驗之。以誡衆人。人以爲神明。

劉君良累代義居。尺布斗粟無私焉。大業末天下饑饉。君良妻勸其分析。乃竊取庭樹上烏雛。交置諸巢

中令羣鳥鬬競舉家怪之其妻曰方今天下大亂爭鬬之秋禽鳥尙不能相容況於人乎君良從之分別後月餘方知其計中夜攬妻髮大呼曰此卽破家賊爾召諸昆弟哭以告之於是棄其妻與兄弟如初

高駢好神仙有方士呂用之引其黨張守一諸葛殷同蠱惑之殷始自鄱陽來用之先言於駢曰玉皇以公職事繁重輟左右尊神一人佐公明日殷謁見詭辨風生駢以爲神殷病風疽駢有畜犬聞其腥穢多來近之駢怪之殷笑之曰殷常於玉皇前見之別來數百年猶相識也有蕭勝者賂用之求鹽城監駢有難色用之曰用之非爲勝也近得上仙者書云有寶劍在鹽城井中須一靈官取之以勝上仙左右之人欲使取劍阻駢乃許之勝至鹽城數月函一匕首以獻用之見稽首曰此北帝所佩得之則百里之內五兵不能犯駢乃飾以珠玉常置座隅用之又刻青石爲奇字云玉皇授白雲先生高駢密令左右置道院香案駢得之驚喜用之曰玉皇以公焚修功著將補眞官計鸞鶴不日當降此際用之謫限亦滿必得侍幢節同歸上淸爾用之每對駢訶叱風雨仰揖空際云有神仙過雲表駢輒隨而拜之後用之爲楊行密所誅發其中堂得桐人書駢姓名桎梏而釘之

李襲鎭晉州表兄武恭好道而誕妄襲生日恭送一故皂襖子曰此李西平收復京師時所服也恭生日襲以一破樸頭遺之曰此洪崖先生初得道時樸頭也

朱全忠嘗與寮佐及游客坐於大柳之下全忠獨言曰此木宜爲車轂衆莫有應有游客數人起應曰宜爲車轂全忠敕然厲聲曰書生輩好順口玩人皆此類也車轂須用夾榆柳木豈可爲之顧左右曰更何

待左右數十人捽言宜爲車轂者悉撲殺之

朱梁雷滿鎮澧朗於府中濬一深潭搆一大亭於其上每鄰道使車經由必召燕於中且言此水府也中有蛟龍奇怪萬態唯余能游焉或酒酣對客卽取筵中寶器亂擲於潭中因自褫其衣裸露其文身遽躍入水偏取所擲寶器戲玩於水面久之方出復整衣冠就坐其詭誕如此

後唐莊宗與梁相抗劉鄩軍於宗城初鄩在洹水數日不出寂無人聲莊宗遣騎覘之無斥候者城中亦無烟火但有烏止壘上時見旗幟循環往來莊宗曰我聞劉鄩用兵一日百變必以詭計誤我使視城中乃縛旗於芻偶之上使驢負之循環而行而鄩去二日矣

暮容彥超漢隱帝時鎮鄆州嘗召富僧數輩就食日晏不進饌大餒而罷如是者累日他日復召之食遺庖人致蠅蟲於饌中諸僧立嘔彥超使人驗之則皆已肉食矣大責其賂乃釋之

邪諂

梁武帝時朱雀門災帝曰此門制狹我欲改造遂遭天火羣臣相顧未對何敬容曰所謂先天而天弗違永元中任昉紆意於梅蟲兒東昏中旨用爲中書令昉謝尚書郎王亮亮曰卿宜謝梅那忽謝我昉慙而退

北齊和士開用事人多附之有一人名曾參士開病醫者云須服黃龍湯士聞有難色參曰此物甚易王不須疑惑請先嘗之一盞而盡士開深感其意爲之強服遂得汗病愈

隋郭衍能揣煬帝意。阿諛順旨。帝每謂人曰。唯有郭衍心與朕同。又常勸帝取樂。五日一視事。無效高祖。空自劬勞。帝從之。益稱其孝順。

隋太史令袁充。○原誤李充。據北史改。言隋興以後。日景漸長。太平日行上道。文帝曰。景長之慶。天之祐也。改元仁壽。百工役作。並加程課。以日長也。丁匠苦之。

唐侯君集馬病蚘。頹行軍總管趙元楷親以指沾其膿而嚥之。御史劾奏其諂。左遷括州刺史。

有薦山人范知濬文學。并獻其所爲文。宋璟判曰。觀其良宰論。頗涉佞諛。山人宜極言讜議。豈宜偸合苟容。抑而不奏。

中宗朝。韋后亂政。右驍衛將軍迦葉志忠上奏曰。昔高祖未受命時。天下歌桃李子。太宗未受命時。天下歌秦王破陣樂。高宗未受命時。天下歌側堂堂。天后未受命時。天下歌武媚娘。伏惟皇帝未受命時。天下歌英王石州。皇后未受命時。天下歌桑條韋也。謹進桑條歌十二篇。宗楚客又諷補闕趙延禧表陳符命。解桑條。以爲十八代之符。

張易之兄弟嬖幸。武三思懿宗宗楚客宗晉卿。候其門庭。爭執鞭轡。呼易之爲五郎。昌宗爲六郎。

裴乾祐先爲御史大夫。出爲外郡刺史。雖強直有器幹。而昵於小人。既典外郡。與令史結友。書疏往反。令伺朝廷事。俄爲友生所發。坐流愛州。

長壽中明堂災。則天欲避正殿。宰相姚璹言。成周宣榭卜代愈隆。漢武建寧盛德彌永。彌勒下生。經云當彌勒成佛之時。七寶臺須臾散壞。覩此無常之相。遂成正覺之因。則天依璹奏。遂不避正殿。

姚璹在桂州時。則天雅好符瑞。璹訪嶺南諸山川草本名號有武字者。皆以爲上符。國姓。列奏其事。則天大悅。召爲天官侍郎。

楊再思知政十餘年。未嘗有所薦達。爲人巧佞邪媚。能得人主微旨。主意所不欲。因而毀之。主意所欲。因而譽之。左補闕戴令言作兩腳狐賦譏之。時張易之兄弟請公卿大臣宴集。或戲曰。楊內史面似高麗。再思欣然翦紙自帖於巾。卻披紫袍。爲高麗舞。縈頭紆手。舉動合節。滿坐嗤笑。易之弟昌宗。以姿貌有辟陽之寵。再思又諛之曰。人言六郎面似蓮花。再思言蓮花似六郎。非六郎似蓮花也。其傾側如此。

韋巨源爲宰相。韋后云衣箱中裙上有五色雲起。久而方歇。巨源以爲非常佳瑞。請布告于天下。請之中宗。又令畫工圖其形以示百寮。大赦天下。巨源贊成妖妄。是歲星墜如雷。野雞皆雊。咎徵若此。不聞巨源有言。蓋與后通屬。藉固祿位。爾張嘉貞被召。則天垂簾見之。嘉貞曰。以臣草萊。得入謁九重。是千載一遇也。咫尺之間。如隔雲霧。竟不覩日月。恐君臣之道。有所未盡也。則天遽卷簾見之。與語大悅。擢拜監察御史。又嘗奏元宗曰。今志力方壯。是効命之秋。更三數年。卽衰老無能爲也。惟陛下早垂任使。死且不憚。

來俊臣羅告裴宣禮七族反。武后薄其罪。殿中侍御史霍獻可宣禮之甥也。言於太后曰。陛下不殺裴宣禮。臣請殞命於前。以頭觸殿階。血流沾地。以示爲人臣不私其親。太后不聽。獻可常以綠帛裹其傷。微露

之於襆頭下。冀太后見之以爲忠。

武后時。朱前疑上書云。臣夢陛下壽滿八百。卽拜拾遺。又言夢陛下髮白再黑。齒落再生。遷駕部郎中。出使還。上書云。聞嵩高呼萬歲。賜以緋魚袋。時未五品。於綠衫上佩之。

韋堅廣運潭成。陝縣尉崔成甫作得寶歌詞。白衣缺膝。綠衣錦膊。半臂偏袒。紅羅抹額。於第一船作號頭唱之。婦人百餘人和之。

陳少遊除桂州。畏遠官。覬近郡。時中官董秀用事。少遊乃宿於其里。候其下直。際晚謁之。從容曰。七郎家中幾日月費幾何。秀曰。久忝近職。然家累甚重。又屬時物騰貴。月費過千餘緡。（○原本過作僅。據舊唐書改。）少遊曰。據此費用。俸錢不足。須求外人。方可取濟。少遊雖不才。請以一身獨供七郎之費。每歲請獻錢五萬貫。今先輸大半。餘到官續送。免貴人勞慮。不亦可乎。秀忻然踰望。厚相結納。少遊言訖泣曰。南方炎瘴。深愴違辭。恐不生還。再覩顏色。秀遽曰。中丞美才。不當遠去。請從容旬日。冀竭蹇分。時少遊又已納財於元載子仲武矣。秀爲之內。載爲之外。數日改拜宣州觀察使。後移越州。又徙揚州。十餘年間。三總大藩。皆天下殷厚處也。徵求貿易。且無虛日。斂積財寶。累巨億萬。初結元載。每歲饋金帛約十萬貫。又納賄於用事中官駱鳳仙。劉清潭。吳承倩等。由是美聲達於楚中。累加官至同平章事。

韓滉判度支。秋霖彌月。壞人廬舍。鹽池爲潦水所入。其味多苦。滉慮鹽戶乞減稅。乃詐奏雨不壞池。池生

瑞草。上疑之。遣諫議大夫蔣鎮馳馹驗之。鎮與滉仍同上表賀。請宣付史館。置神祠。錫嘉號。齊映爲江西觀察使。自以須爲輔相。無大過而罷。冀復進用。乃倍斂貢奉。及大爲金銀器以希旨。先是。銀甁高者五尺餘。李兼在江西進六尺者。至是映因德宗誕日端日。爲甁高八尺者以獻。嚴綬爲左僕射司空。嘗預百僚廊下食。上令中使馬江朝賜櫻桃。綬爲兩班之首。舊識江朝。敍語次。不覺屈膝而拜。江朝答拜。御史大夫高郢亦從而拜。爲御史所劾。綬出鎮荆南。江朝降一官。李逢吉與翰林學士李紳不協。逐之嶺外。知制誥龐嚴蔣防坐紳黨。左遷。于敖封還詔書。時人皆以敖素與嚴善。訴其非罪。黨曰。于給事犯宰相之怒。申龐蔣之屈。不亦仁乎。及駁奏出。乃是論龐嚴貶黜太輕。中外無不大噱。

王彥威以戶部侍郎判度支。既掌利權。心希大用。時內官仇士良魚宏志禁中用事。先是左右神策軍。多以所賜衣服於度支中估。判使曲從厚給其價。開成初。有詔禁止。然趨利者猶希意從者請託。至是彥威大結恩私。凡內官請託。無不如意。物議鄙之。

中書主簿滑渙。與內官典樞密劉光琦相通。宰相議事。與光琦異同者。令渙達意。未嘗不遂所求。宰相杜佑鄭絪皆姑息之。佑呼爲滑八。

孟簡佞佛。鎮襄陽。以腹心吏陸翰如上都進奏。委以關通中貴。翰持簡陰事。漸不可制。簡怒。追至州。以土囊殺之。以滅口。翰子弟詣闕訴冤。且告簡贓狀。御史臺按驗。獲簡賂吐突承璀錢帛共計七千餘貫匹。再

貶簡吉州司馬.

崔元略.戶部侍郎.出於宣授.時諫官有疏.指言內侍崔潭峻方有權寵.元略以諸父事之.元略上章自辯.上詔答云.朕所命官.奚恤人言.然終不能逃父事內官之名.○原本絡作後.據舊唐書改.竇懷貞爲御史大夫.時韋后安樂公主亂政.懷貞諂順.委曲改名.以避后父之諱.娶韋后乳母王氏爲妻.自稱皇后阿爹.時人或以爲國爹.懷貞處之不怍.宦官用權.懷貞尤所畏敬.見無鬚者.或誤接之.又附會太平公主爲左僕射.時人語曰.竇僕射前爲韋氏國爹.後爲公主邑丞.言懷貞伏事公主.同於邑官也.爹.唐韻音遮.吳人呼父也.

高力士作寶壽寺鐘成.力士齋慶之舉.朝畢至.凡擊鐘者.一擊百千.有規其意者.擊至二十杵.少尙十杵.金吾大將軍程百獻.與力士約爲兄弟.力士母婁氏卒.百獻被髮受弔.擗踊哭泣.過於己親.

李輔國權盛宰相.李揆山東甲族.位居台輔.見輔國執子弟之禮.謂之五父.

郭霸爲右臺御史.初召見於則天前.自陳忠鯁云.往年征徐敬業.臣願抽其筋.食其肉.飮其血.食其髓.則天悅.故時人號爲四其御史.御史大夫魏元忠臥疾.諸御史盡往省之.霸居後.請示便液.曰.大夫糞味甘.或不瘥.今味苦.當卽愈矣.元忠剛直.殊惡之.以其事露於朝士.

則天不豫.合閤朝隱.往少室山祈禱.朝隱乃曲申悅媚.以身爲犧牲.請代上所苦.

敬宗時.裴度自興元入覲.既至.李逢吉不欲度復入中書.京兆尹劉棲楚.逢吉黨也.棲楚等十餘人駕肩

排度而朝士持兩端者日擁度門。一日度留飲酒。棲楚矯求度之歡。曲躬附度耳而語。崔咸疾其諂偽。舉觴罰度曰。丞相不當許所屬官嘯嘯耳語。度笑而飲之。棲楚不自安。趨出座。客皆快之。

中宗宴近臣國子祭酒祝欽明自請作八風舞。搖頭轉目。備諸醜態。上笑。祝欽明素以儒學著名。吏部郎中盧藏用私謂諸學士曰。祝公五經掃地盡矣。

中宗時。司農卿趙履温傾家貲以奉安樂公主。爲之起第舍。築臺穿池無休。已掀紫衫于項。挽公主犢車。公主與韋后作亂。被殺。履温馳詣安福樓下舞蹈。稱萬歲聲未絕。相王命斬之。

後唐郭崇韜父名宏。豆盧革諂奉之。上言請依六典改宏文館爲崇文館。

後唐蘇循。莊宗將卽位。張承業意未欲。莊宗遽稱尊號。八亦無敢贊成者。循自河中來。入衙城。見府廨。卽拜。謂之拜殿。見莊宗。卽呼萬歲。舞忭泣而稱臣。翌日又獻大筆三十管。謂之晝日筆。莊宗大悅。承業深惡之。

後唐梁翹爲給事中。因轉對上言。以星辰合度。風雨應時。請御前香一合。帝親爇一炷。餘令於塔廟中焚之。貴表精至。

何澤爲吏部郎中。史館修撰。嘗因起居退。獨自遲留。以笏扣頭北望而呼曰。明主明主。明宗知其佞。亦不之責。

## 讒險

梁徐摛武帝問以五經大義歷代史百家雜書末論釋教摛商較縱橫應答如響帝加稱異寵遇日隆朱異不悅謂所親曰徐叟出入兩宮漸來見逼我須早爲之所遂乘間白帝曰摛年老又愛泉石意在一郡帝謂摛欲之乃召摛曰新安大好山水任昉等並經爲之卿爲我臨此郡遂出爲新安太守隋諸葛潁煬帝所親倖出入臥內帝每賜之曲宴輒與皇后嬪御連席共榻潁因間隙多所譖毀時人謂之冶葛

唐高祖校獵城外太子建成秦王世民齊王元吉皆從上命三子馳射角勝建成有胡馬肥壯而善蹶以授世民（此下似脫曰字原衍乘以逐鹿三蹶六字今刪）此馬甚駿能超數丈澗弟善騎試乘之世民乘以逐鹿馬蹶世民躍立於數步之外馬起復乘之如是者三顧謂宇文士及曰彼欲以此見殺死生有命庸何傷乎建成因令妃嬪譖之於上曰秦王自言我有天命方爲天下主豈有混死上大怒責世民曰天子自有天命非智力可求汝求之一何急邪世民免冠頓首乞下法司案驗上怒不解唐宗室吳國公李孝逸有破徐敬業之功時望益重武承嗣深忌之使人誣告孝逸自云逐走兔者常在月中月既近天合有天分則天以孝逸嘗有功減死配徙儋州尋卒

蕭瑀薦封倫於高祖高祖以爲中書令太宗嗣位瑀爲左僕射倫爲右僕射倫素險詖與瑀商量可奏者至太宗前盡變易之

許敬宗既助立武后遂譖長孫無忌遺人上封事稱無忌謀反帝令敬宗鞫之敬宗云無忌與先朝謀取

天下衆人服其智。作宰相三十年。百姓畏其威。攘袂一呼。嘯命同焉。必爲宗廟深憂。又引漢文帝薄昭事。帝竟不親問。惟聽敬宗讒搆之說。遂流黔州。敬宗又遣大理正袁公瑜就黔州重鞫。無忌反狀。公瑜逼無忌令自縊。

李靖破突厥。擒頡利。温彥博害其功。奏靖軍無綱紀。致令虜中奇寶。散於亂兵之手。太宗大加責讓。未幾。太宗謂靖曰。前有人讒公。今朕已悟。公勿以爲懷。

太宗自遼東還。發定州。在道不康。左庶子兼民部尚書劉洎。與中書令馬周入謁。洎周出。褚遂良傳問起居。洎泣曰。聖體患癰。極可憂惶。遂良誣奏曰。洎云國家之事不足慮。正當傳少主行伊霍故事。大臣有異意者誅之。太宗疾愈。詰問其故。洎以實對。又引馬周以自明。周對與洎同。遂良又執證不已。乃賜洎自盡。

李義府狀貌温恭。與人語。必嬉怡微笑。而褊忌陰賊。既處權要。欲人附己。微忤意者。必加傾陷。故時人言義府笑中有刀。又以其柔而害物。謂之李貓。高宗知其罪。從容戒之。義府勃然變色。腮頸俱起。徐曰。誰向陛下道此。上曰。但我言如是。何須問我所從得耶。義府殊不引咎。緩步而去。

李林甫爲相。好陷人。世謂林甫口有蜜腹有劍。以其陽與人善。啗以甘言。而陰擠之也。與李適之爭權不協。適之性疏。林甫陰中之。林甫嘗謂適之曰。華山有金礦。采之可以富國。上未知之。適之心喜。其言它日從容奏之。元宗大悅。顧問林甫。林甫對曰。臣知之久矣。然華山陛下本命。王氣所在。不可穿掘。臣故不敢上言。帝以爲愛己。薄適之言疏之。適之懼。求爲散職。由此罷相。竟貶宜春太守。又脇殺之。

嚴挺之爲絳郡太守。元宗欲進用之。李林甫忌嫉。召挺之弟損之至門。敍故舊。云當以子爲員外郎。又云。聖人待賢兄極深。須作一計入京。既見。當有大用。令損之取絳郡一狀云有少風氣。乞入京師就醫。林甫持狀奏云。挺之年高。近患風氣。且授與一閑官。元宗歎咤。久之。林甫奏授員外詹事。便令東京養疾。

李林甫忌楊愼矜。受元宗恩遇。誣愼矜是隋家子孫。欲復隋室。愼矜餘慎名俱賜死。令御史盧鉉收拷太府少卿張瑄。使誣證愼矜之罪。瑄不肯答。絆其足。以木按其足間。撇其枷柄向前。挽其身長校數尺。腰細欲絕。眼鼻皆血出。謂之驢駒拔橛。瑄竟不答。杖六十。長流臨封郡。瑄被杖而死。

王鉷（○原作珙。據新舊唐書改。下同。）與楊愼矜親。且情厚。愼矜頗汲引之。及貴盛。爭權。鉷附李林甫。構成愼矜之罪。闔門誅滅。既而王鉷亦赤族。史云。豈天道歟。

朱泚之亂。德宗卒迫行幸。後數日。崔寧來上。喜甚。寧私謂所親曰。聖人聰明爽邁。從善如轉規。但爲盧杞所惑。以至於此。潛然出涕。或以告杞。杞謀陷之。誣告寧爲泚內應。俯伏歔欷。上信之。使中人引寧於幕後。二力士縊殺之。中外以爲冤。

盧杞忌張鎰名重道直。無以陷之。以方用兵西邊。僞自請行。上固以爲不可。乃薦鎰爲隴右節度使。鎰竟爲亂兵所殺。

盧杞字子良。貌陋而色如藍。人皆鬼視之。初爲御史中丞。尚父子儀病。百官造問。皆不屏姬侍。聞杞至。悉

令屏去獨隱几以待之杞去家人問其故子儀曰杞貌陋而心險左右見之必笑此人得權則吾族無類矣杞居相位忌能妬賢迎吠陰害小不附者必致之於死楊炎崔寧顏眞卿皆杞所殺也又激怒李懷光使與朱泚連衡袁高奏其惡云將校願食其肉卿士嫉之若讐

李逢吉惡李紳張又新李續之劉棲楚爲之鷹犬同搆紳貶端州司馬朝臣表賀又至中書賀宰相及門門者止之云張補闕在相公齋內俄而又新揮汗而出旅揖羣官曰端溪之事又新不敢多讓人皆辟易憚之與續之等時號八關十六子

姚南仲爲鄭滑節度使監軍薛盈珍讒毀之德宗頗疑貞元十六年盈珍遣小使程務盈馳驛奉表誣奏南仲陰事南仲裨將曹文洽亦入奏事京師伺知盈珍表中語文洽私懷憤怒遂晨夜兼程追務盈至長樂驛及之與同舍宿中夜殺務盈沉盈珍表於廁中乃自殺日旰驛吏闢門見血流塗地旁得文洽二緘一告於南仲一表理南仲之冤且陳首殺務盈事上聞其事頗駭異之南仲慮其覆深遂乞入朝德宗曰盈珍擾軍政耶南仲對曰盈珍不擾軍政臣自隳陛下法爾如盈珍輩所在有之雖羊杜復生必不能成豈弟父母之政師律善陳之制矣上默然久之

李逢吉字虛舟天與姦回姤賢傷善結朝臣之不逞者造作謗言百端中傷裴度賴李紳韋處厚救解逢吉結王守澄言於敬宗誣紳曾請立深王爲太子乃貶紳端州司馬朝士代逢吉鳴吠者張又新李續之張權輿劉棲楚李虞程昔範姜皓李仲言時號八關十六子又新等八人居要劇而肖附者又八人敬宗

知裴度之賢因中使往與元。卽令問訊。度亦自請入覲。逢吉之黨。坐不安席。如矢攢身。張權輿尤出死力。遂撰謠言云。緋衣小兒坦其腹。天上有口被驅逐。言度有天分。上疏以度名應圖讖。宅據乾岡。不召自來。其心可見。而韋處厚又解析於上前。竟不能沮。度自漢中來。復知政事。逢吉出鎭襄陽。

唐次無故貶斥。久滯蠻荒。孤心抑鬱。乃采自古忠賢遭罹放逐。雖至殺身。而君猶不悟。著書三篇。謂之辨謗略。上之。德宗省之。猶怒。謂左右曰。唐次乃方吾古之昏主。憲宗卽位。召還。累官至中書舍人。憲宗因閱書。禁中得次所上三篇。善之。謂學士沈傳師曰。唐次所上辨謗書。人君宜時觀覽。朕疑編錄未盡。命傳師廣爲十卷。號元和辨謗略。其序曰。聖慮先辨謗何由興。

武后禁屠殺。右拾遺張德生男三日。私殺羊會同僚。補闕杜肅懷一餤上表告之。明日。太后對仗。謂德曰。聞卿生男。甚喜。德拜謝。太后曰。何從得肉。德叩頭服罪。太后又曰。朕禁屠宰。吉凶不預。然卿自今召客。亦須擇人。出肅表示之。肅大慙。寒朝欲唾其面。

盧杞惡顏眞卿。欲出之於外。眞卿謂杞曰。先中丞奕也傳首至中原。眞卿以舌舐面血。今相公忍不相容乎。杞矍然起拜。心甚怒之。李希烈叛。德宗問計於杞。杞曰。誠得重臣爲陳逆順。希烈必革心悔過。可不勞軍旅而服。顏眞卿三朝舊臣。忠直剛決。名重海內。人所信服。眞其人也。上以爲然。命眞卿詣許州宣慰詔下。舉朝失色。李勉表言。失一元老。爲朝廷羞。眞卿竟爲希烈所殺。

宣宗令白敏中爲萬壽公主選佳婿。敏中薦鄭顥。時顥已婚盧氏。行至鄭州。堂帖追還。顥甚銜之。由是數毀敏中於上。敏中自相府除邵寧節度使。將赴鎮。言於上曰。鄭顥不樂尚主。怨臣深入骨髓。臣在政府無如臣何。今臣在外。顥必中傷臣死無日矣。上曰。朕知之久矣。卿何言之晚也。命左右於禁中取小檀函以授敏中曰。此皆鄭郎譖卿之書也。朕若信之。豈任卿以至今日。敏中置檀函於佛前焚香事之。

朱梁李振。唐自昭宗遷都之後。王室微弱。朝廷班行。備員而已。振嘗頤指氣使。旁若無人。明附者非次獎升。私惡者數日沉棄。每自汴入洛陽中。必有貶竄。故唐朝士人目爲鴟梟耳。閩主王延鈞好鬼神。巫盛韜有寵。辟文傑惡橛密使。吳昂有疾。文傑省之。曰。主上以公久疾。欲罷公近密。僕言公但小苦頭痛。爾將愈矣。主上或遣使來問。愼勿以它疾對也。昂許諾。明日文傑使韜言於閩主。以告文傑曰。未可信也。遣使問之。果以頭痛對。卽收下獄。遣文傑及獄吏雜治之。昂自誣服。幷妻子誅。

五代漢時。陶穀先爲李崧所引用。穀從而譖之。崧爲蘇逢吉所殺。他日。祕書郎李昉詣穀。穀曰。君於李侍中遠近。昉曰。族叔父。穀曰。李氏之禍。穀有力焉。昉聞之汗出。

姦佞

宋鄭鮮之事宋武帝。帝時或談論。人皆依違不敢難。鮮之難必切至。未嘗寬假。與帝言要須帝理屈。然後置之。帝有時慙而變色。亦感其輸情。時人謂爲格佞。

魏琅琊公主名玉儀。北齊文襄遇諸塗。悅而納之。遂被殊寵。奏魏帝。封焉。文襄謂崔季舒曰。爾由來爲我

求色。不如我自得一絕異者。崔暹必當諫。我亦有以待之。及暹咨事。文襄不復假以顏色。居三日。暹懷劄墜之於前。文襄問何用。暹竦然曰。未得通公主。文襄大悅。把暹臂入見焉。季舒語人曰。崔暹常忿我在大將軍前。每言叔父合殺。及其自作體侵。乃侵過於吾。

北齊趙長仁參預朝政。鄭孝裕陸仁惠盧元亮厚相結託。屏人私語。停廢公事。人號爲三侵。

北齊和士開說武成云。自古帝王盡爲灰土。堯舜桀紂竟復何異。陛下宜及少壯恣意作樂。縱橫行之。卽是一日快活。敵千年。國事分付大臣。何患不辦。無爲自勤約也。帝大悅。三四日一坐朝。書數字而已。略無言須臾。罷入。

李軌遣鄧曉使於唐。聞軌被執、舞蹈稱慶。高祖數之曰。汝委質於人爲來使。比聞軌淪陷。曾無戚容。苟悅朕情。妄爲慶躍。既不能留心於李軌。何能盡節於朕乎。竟廢而不齒。

封倫素從太宗征討。特蒙顧遇。以建成元吉之故。數進忠款。太宗以爲至誠。倫又潛持兩端。陰附建成。高祖將謀廢立。儉故諫而止。後數年。太宗方知其事。治書侍御史唐臨追劾之。改諡謬黜贈官。削實封。

崔湜神龍初。桓彥範敬暉知國政。懼武三思讒間。引湜爲耳目。使伺其動靜。俄而中宗疏忌功臣於三思。寵漸厚。湜反以桓敬等計議。潛告三思。桓敬等徙嶺外。湜又說三思宜盡殺之。三思問誰可使者。湜表兄周利貞先爲桓敬所惡而絀。湜乃舉充此行。桓敬等聞利貞至。多自殺。

蘇味道爲宰相。云處事不欲決斷明白。若有錯誤。必貽咎譴。但模稜持兩端可矣。時人號爲蘇模稜。

盧藏用初隱居時往來少室終南二山時人稱爲隨駕處士及登朝趙趄詭佞專候權貴奢靡淫縱獲譏於世

李林甫面柔而有狡計能伺候人主意故驟歷清列爲時委任中官妃家皆厚結託伺上動靜皆預知之故出言進奏動必稱旨而猜忌陰中人不見於詞色朝廷受主恩顧不由其門則搆成其罪與之善者雖廝養下士盡至寵榮元宗欲罪太子瑛鄂王瑤光王琚張九齡曰陛下有三箇成人兒不可得奈何忍欲廢之臣不敢奉詔元宗不悅林甫惘然而退初無一言既而謂中貴人曰家事何須謀及於人元宗欲加牛仙客實封兼以爲尚書九齡執不可林甫密告仙客仙客泣訴帝後變色謂九齡曰事總由卿九齡頓首謝帝曰卿以仙客無門藉耶卿有何門閥九齡對曰臣荒徼微賤仙客中華之士然陛下擢臣踐臺閣掌綸誥仙客本河湟一使兩目不識字若大用之恐非所宜林甫又退而言曰○此下原衍陛下二字據舊唐書刪但有才識何必詞學天子用人有何不可元宗竟相仙客逐九齡林甫代九齡爲中書令

元載附李輔國已得宰相輔國死又結內侍董秀多與之金帛令探密旨上有所欲載必知之承意曾合上益信任後敗賜死毀戮父母及祖坟斷棺棄柩焚家廟木主

李道古便佞巧宦早升朝籍常以酒肴棋博游公卿門角賭之際僞爲不勝而厚償之故得一時虛名而嗜利者悉與之狎

德宗崩順宗寢疾深居簾帷閹官李忠言美人牛昭容侍左右王叔文因王伾伾因李忠言忠言因牛昭容轉相結搆事下翰林王叔文定可否宣于中書擢吏部郎中韋執誼爲宰相俾執誼承奏于外以韓泰柳宗元劉禹錫陳諫凌準韓煜唱和曰管曰葛曰伊曰周凡其黨儼然自得謂天下無人熊望性險薄大言詭異務進不已時京兆尹劉棲楚以不次驟居清貴廣樹朋黨門庭無晝夜填委不息望出入棲楚之門有同密戚陰計密畫人無知者文宗卽位貶漳州司戶

元稹爲江陵府士曹爲監軍崔潭峻所厚長慶初潭峻歸朝出稹連昌宮詞等百餘篇奏御穆宗大悅問稹安在對曰今爲南宮散郎卽日轉祠部郎中知制誥朝廷以書命不由相府甚鄙之無何爲翰林承旨學士中人以潭峻之故爭與稹交樞密魏宏簡尤與稹相善穆宗愈深嘉重河東節度使裴度上疏言稹與宏簡爲刎頸之交謀亂朝政言甚激切長慶二年稹拜相詔下朝野嗤笑

鄭注本姓魚人目之爲水族以藥材游長安權豪之家李愬鎭襄陽得其藥力移鎭徐州以注參決軍政注詭辯陰陽善探人意然專作威福軍府患之監軍王守澄怒以軍情白愬愬曰彼實奇才也將軍試與之語或不如旨去之未爲晚也愬令謁守澄守澄初有難色及與語機辨縱橫盡中其意遂恨相見之晚守澄入知樞密注大用事御史李款奏彈注內通敕使外連朝士請付法司旬日之間章數十上守澄匿於右軍左軍中尉韋元素等皆惡注左軍將李宏楚說元素曰鄭注姦猾無雙卵殼不除使成羽翼必爲國患今因御史所劾匿軍中宏楚請以中尉意召注僞有口疾使治之因而擒之元素以爲然召之注至

蠻屈鼠伏佞詞泉湧元素不覺執手款曲諦鶖之忘倦厚遺金帛而遣之太和八年守澄引注見文宗於洛陽門賜錦綵是夕彗星出東方長三尺光芒甚緊

崔允召朱全忠自助全忠自岐下還河中允謁見于滑橋捧巵上壽持板爲全忠唱歌仍自撰歌詞○原脫仍自撰歌四字據類說補與舊唐書合贊其功業史以爲自古與盜合從覆亡宗社未有如允之甚也

江南李璟取湖南遂謂諸國指麾可定魏岑侍宴言臣少遊元城樂其土風俟陛下定中原乞魏博節度使唐主許之岑遂趨下拜謝其主驕臣佞如此

蜀右補闕張九齡見蜀主言政不治由奸佞在朝蜀主問奸佞爲誰九齡指李昊王昭遠以對蜀主以詆毀大臣貶九齡維州錄事參軍

# 續世說跋

孔平仲續世說十二卷。世鮮傳本。今所傳乃影宋沅州公庫使刊本。錄自劉宋迄後周。仍分三十八門。於南北朝取李延壽。於唐取劉昫。於五代取薛居正。其譌脫處。竝得據諸書訂正。今薛史從永樂大典重輯。有數條。可轉據此書補之。惜餘姚邵學士分纂時未見也。曾慥類說三十一錄續世說。有江南李景宮中作高樓。衆皆歎美。蕭儼曰。恨樓下無井。以此不及景陽樓。在張溥請復八館條上。今此條闕疑。傳寫失去。至事文類聚後集三十七引孫恪遇猿女事。亦注續世說。其文不類。當是祝穆之誤。戊戌秋仲。雨窗無事。覆校畢。識數語付剞劂氏。錢熙祚。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 續世說

三冊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初版

撰者　孔平仲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沈